

終成眷屬

借閱此書
請勿污損

友聲旅研
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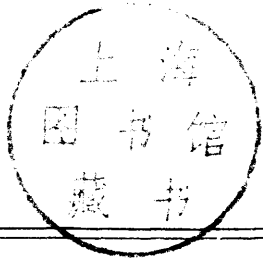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1040B

莎士比亞戲劇全集
第一輯 第六種

終
成
眷
屬

朱生豪譯
世界書局印行



~~275036~~

終成眷屬

劇中人物

法國國王

佛羅倫斯公爵

貝特蘭 羅西昂伯爵

拉敷 法國宮廷中的老臣

巴洛 貝特蘭的從者

羅西昂伯爵夫人的管家

拉伐契 伯爵夫人府中的弄人

一侍僮

羅西昂伯爵夫人 貝特蘭之母

海倫那 寄養於伯爵夫人府中的少女

佛羅倫斯一老寡婦

黛安那 寡婦之女

梵奧倫泰

瑪麗安那

寡婦的鄰居女友

法國及佛羅倫斯的羣臣, 差役, 軍士等

地點

羅西昂; 巴黎; 佛羅倫斯; 馬賽

第一幕

第一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貝特蘭、羅西昂伯爵夫人、海倫那、拉敷同上；均服喪。〕

夫人 未亡人新遭變故，現在我兒又將離我而去，這真使我在傷心之上，再加上一重傷心了。

貝 母親，我悲慟父親的眼淚未乾，現在又要因為離別您而流淚了。可是兒子多蒙王上眷顧，理應盡忠效命，他的命令是必須服從的。

拉 夫人，尊夫雖然不幸仙逝，王上一定會盡力照顧您，就像尊夫在世的時候一樣；他對於令郎也一定會看作自己的兒子一樣。不要說王上聖恩寬厚，德澤廣被，決不會把您冷落不顧，就憑着夫人這麼賢德，無論怎樣刻薄寡恩的人，也一定願意推誠相助的。

夫人 聽說王上聖體違和，不知道有沒有早占勿藥之望？

拉 夫人，他已經謝絕了一切的醫生。他曾經在他們的診治之下，耐心守候着病魔的脫體，可是藥石無靈，痊愈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夫人 這位年青的姑娘有一位父親，可惜現今已經不在人世了！他不但爲人正直，而且精通醫術，要是天假以年，使他能够更求深造，那麼也許他真會使世人盡得長生，死神也將無所事事了。要是他現在還活着，王上的病一定

會霍然脫體的。

拉 夫人，您說起的那個人叫甚麼名字？

夫人 大人，他在他們這一行之中，是赫赫有名的，而且的確不是濫博虛聲；他的名字是傑拉特拿滂。

拉 啊，夫人，您說起他，倒的確是一個好醫生；王上最近還稱贊過他的本領，悼惜他死得太早。要是學問真能和生死抗爭，那麼憑着他的才能，他應該至今健在的。

貝 大人，王上害的究竟是甚麼病？

拉 他害的是癩管症。

貝 這病名我倒沒有聽見過。

拉 我但願這病對世人是永遠生疏的。這位姑娘就是傑拉特拿滂的女兒嗎？

夫人 她是他的獨生女兒，大人；他在臨死的時候，託我把她照顧。她有天賦淳厚優美的性質，並且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對她抱着極大的期望。一個心地不純正的人，即使有幾分好處，人家在稱贊他的時候，總不免帶着幾分惋惜；可是她的善良正直得自天稟，完善的教育更培植了她的德性。

拉 夫人，您這樣稱贊她，使她感激涕零了。

夫人 女孩兒家聽見人家稱贊而流淚，是最適合她的身份的。她每次想起她的父親，總是自傷身世而臉容慘淡。海倫那，別傷心了，算了吧；人家看見你這樣，也許會說你是故意做出來的。

拉 適度的悲傷是對於死者應有的情分；過分的哀感是摧殘生命的仇敵。

貝 母親，請您祝福我。

夫人 祝福你，貝特蘭，願你不但在儀表上像你的父親，在氣概風度上也能够克紹箕裘，願你的德行相稱你的高貴的血統！對衆人一視同仁，對少數人推心置腹，對任何人不要虧負；在能力上你應當能和你的敵人抗衡，但不要因爲爭強好勝而炫耀你的才幹；對於你的朋友，你應該開誠相與，寧可被人責備你樸訥寡言，不要讓人嗔怪你多言僨事。願上天的護佑和我的祈禱降臨到你的頭上！再會，大人；他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孩子，請您多多指教他。

拉 夫人，您放心吧，他不會缺少願意盡力幫助他的朋友。

夫人 上天祝福他！再見，貝特蘭。（下）

貝 （向海）願你一切如願！好好安慰我的母親，你的女主人，替我加意伺候她老人家。

拉 再見，好姑娘，願你不要辱沒了你父親的令譽。（貝拉下）

海 唉！要是真不過如此就好了。我沒有想到我的父親；我這些滔滔的眼淚，雖然好像是一片孺慕的哀忱，卻不是爲他而流。他的容貌怎樣，我也早就忘記了，在我的想像之中，除了貝特蘭以外沒有別人的影子。我現在一切都完了！要是貝特蘭離我而去，我還有甚麼生趣？我正像愛上了一顆燦爛的明星，癡心地希望着有一天能够和它結婚，他是這樣高不可攀；我不能踰越我的名分和他親近，只好在他的耀目的光華下，沾取他的幾分餘輝，安慰安慰我的飢渴。我的愛情的野心使我備受痛苦，希望和獅子匹配的馴鹿，必須爲愛而死。每時每刻看見他，是愉快也是苦痛；我默坐在他的旁邊，在心版上深深地刻劃着他的秀曲的眉毛，他的敏銳的眼睛，他的迷人的鬢髮，他那可愛的臉龐上的每一根線條，每一處微細的特點，都會清清楚楚地攝在我的心裏。可是現在他去了，我的愛慕的私衷，只好以眷懷舊日的陳跡爲滿足。——誰來啦？這是一個和他同去的人；爲了他的緣故我愛他，雖然我知道他是一個出名愛造謠言的人，是一個傻子，也是一個懦夫。

〔巴洛上。〕

巴 您好，美貌的女王！您是不是在想着處女的貞操問題？

海 是啊。你還有幾分軍人的經驗，讓我請教你一個問題。男人是處女貞操的仇敵，我們應當怎樣實施封鎖，纔可以防禦他們？

巴 不要讓他進來。

海 可是他會向我們進攻；我們的貞操雖然奮勇抵抗，畢竟是脆弱的。告訴我們一些有效的防禦戰略吧。

巴 沒有。男人不動聲色坐在你的面前，他會在暗中埋下了地雷，把你的貞操轟破了的。

海 上帝保佑我們可憐的貞操不要給人這樣轟破！那麼難道處女們就不能採取一種戰術，把男人轟得遠遠的嗎？

巴 處女的貞操轟破了以後，男人就會更快地轟了出來。在自然界中，保全處女的貞操決非得策。貞操的喪失是合理的增加，倘不先把處女的貞操破壞，處女們從何而來？貞操一次喪失，可以十倍增加；永遠保持，就會永遠失去。這種冷冰冰的東西，你要它作甚麼！

海 我還想暫時保全它一下，雖然也許我會因此而以處女終老。

巴 那未免太說不過去，這是違反自然界的法律的。你要是為貞操辯護，等於詆毀你的母親，那就是大逆不孝。以處女終老的人，等於自己殺害了自己，這種女人應該讓她露骨道旁，不讓她的屍骸進入聖地，因為她是反叛自然意志的罪人。貞操像一塊乾酪一樣，攔的日子長久了就會生蟲霉爛；而且它是一種乖僻驕傲無聊的東西，重視貞操的人，無非因為自視不凡，這是教條中所大忌的一種罪過。何必把它保持起來呢？你總是要失去它的！在一年之內，你就可以收回利息，而且你的本錢也不會怎麼走了樣子。放棄了它吧！

海 請問一個女人怎樣纔可以照她自己的意思把它失去？

巴 我看您還是隨便一點，別計較得太認真吧。貞操是一注攔置過久了會失去光彩的商品；越是保存得長久，越是不值錢。趁着有銷路的時候，還是早點把它脫手了的好。貞操像一個年老的廷臣，雖然衣冠富麗，那一副不合時宜的裝束卻會使人瞧着發笑。做在餅餌裏和在粥裏的紅棗，是悅目而可口的，你頰上的紅棗，卻會轉瞬失去鮮潤；你那陳年封固的貞操，也就像一顆乾癟的梨兒一樣，樣子又難看，入口又無味。雖然它從前也是很甘美的，現在卻已經乾癟了。你要它作甚麼呢？

海 可是我還不願放棄我的貞操。你的主人在外面將會博得無數女子的傾心，他會找到一個母親，一個情人，一個朋友，一個絕世的佳人，一個司令官，一個敵人，一個嚮導，一個女神，一個君王，一個顧問，一個叛徒，一個親人；他會找到他的卑微的野心，驕傲的謙遜，他的不和諧的和諧，悅耳的嘈音，他的信仰，他的甜蜜的災難，以及一大羣可愛的癡心的愛神龕下的信徒。他現在將要——我不知道他將要甚麼。但願上帝護持他，宮廷是可以增長見識的地方，他是一個——

巴 他是一個甚麼？

海 他是一個我願意爲他虔誠祝福的人。可惜——

巴 可惜甚麼？

海 可惜我們的願望只是一種渺茫而感覺不到的東西，否則我們這些出身寒賤的人，雖然命運注定我們只能在願望中消度我們的生涯，也可以藉着願望的力量追隨我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衷曲而不致永遠得不到一點報酬了。

〔一侍僮上。〕

僮 巴洛先生，爵爺叫你去。（下）

巴 小海倫，再會；我在宮廷裏要是記得起你，我會想念你的。你要是有空的話，可以祈禱祈禱，要是沒有空，不妨想念想念你的朋友們。早點嫁一個好丈夫，他怎樣待你，你也怎樣待他。好再見。（下）

海 一切辦法都在我們自己，雖然我們把它誘之天意；註定人類運命的上天，給我們自由發展的機會，祇有當我們自己冥頑不靈，不能利用這種機會的時候，我們的計劃纔會遭遇挫折。那一種力量激起我愛情的雄心，使我能够看見，卻不能飽足我的視慾？儘管地位如何懸殊，惺惺相憐的人，造物總會使他們集合在一起。祇有那些默然忍受着內心的痛苦，認為好夢已成過去的人，他們的希冀纔永無實現的可能；能够努力發揮她的本領的，怎麼會在戀愛上失敗？王上的病——我的計劃也許只是一種妄想，可是我的主意已決，一定要把它嘗試一下。（下）

第二場 巴黎國王宮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法國國王持書信上，羣臣及侍從等隨上。〕

王 佛羅倫斯人和西諾哀人相持不下，勝負互見，還在那裏繼續着猛烈的戰爭。

甲臣 是有這樣的消息，陛下。

王 不，那是非常可靠的消息；這兒有一封從我們的友邦奧第利來的信，已經證實了這件事，他還警告我們，說是佛羅倫斯就要向我們請求給他們迅速的援助，照我們這位好朋友的意思，似乎很不贊同，希望我們拒絕他們的請求。

甲 陛下素來稱道奧王的誠信明智，他的意見當然是可以充分信任的。

王 他已經替我們決定了如何答覆，雖然佛羅倫斯還沒有來乞援，我已經決定拒絕他們了。可是我們這兒要是有人願意參加都斯加的戰事，不論他們願意站在那一方面，都可以自由前去。

乙臣 我們這些紳士們閒居無事，本來就感到十分苦悶，渴想到外面去幹一番事業，這次戰事倒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讓他們去歷練歷練。

王 來的是甚麼人？

「貝特蘭，拉敷，及巴洛上。」

甲 陛下，這是羅西昂伯爵，年青的貝特蘭。

王 孩子，你的臉貌很像你的父親；造物在雕塑你形狀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用心的。但願你也秉有你父親的德性！歡迎你到巴黎來！

貝 感謝陛下聖恩，小臣願効犬馬之勞。

王 想起你父親在日，與我交稱莫逆，我們兩人初上戰場的時候，大家都是年青力壯，現在要是也像那樣就好了！他是個熟諳時務的幹才，也是個能征慣戰的健兒；他活了許多年紀，可是我們兩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老朽，不中用了。提起你的父親，使我精神爲之一振。他在年青時候的那種才華，我可以從我們現在這輩貴介少年身上同樣看到，可是他們的信口譏評，往往來不及遮掩他們的輕薄，已經在無意中自取其辱。你父親纔真是一個有大臣風度的人，在他的高傲之中沒有輕蔑，在他的嚴峻之中沒有苛酷；祇有當那些和他同等地位的人激起他的不滿的時候，他纔會對他們作無情的指責；他的良知就像一具時鐘，正確地知道在那一分鐘，爲了特殊的理

由使他不能不侃侃而言，那時他的舌頭就會聽從他的指揮。對於那些在他下面的人，他把他們當作不同地位的人看待，在他們卑微的身分前降尊紆貴，聽了他們貧弱的諛辭，也會謙謝不遑，使他們因他的遜讓而受寵若驚。這樣一個人是可以作為現在這輩年青人的模範的。

貝 陛下不忘舊人，先父雖死猶生；任何銘刻在碑碣上的文字，都不及陛下口中品題的確當。

王 但願我也和他在一起！他老是這樣說——我覺得我彷彿聽見他的聲音，他的動人的辭令不是隨便散播在人的耳中，卻是深植在人們的心頭，永遠存留在那裏。當他感覺到有限的浮生行將告一段落的時候，他就會發出這樣的感喟：「等我的火焰把油燒乾以後，讓我不要繼續活下去，給那些年青的人們挪揄譏笑，他們忍着他們的聰明，除了新奇的事物以外，什麼都瞧不上眼；他們的思想變化得比他們衣服的模式更快。」他這樣願望着；我也抱着和他同樣的願望，因為我已經是一頭無用的蜜蜂，不能再把蜜蠟帶回巢中，我願意趕快從這世上消滅，好給其餘作工的人留出一個地位。

乙 陛下聖德恢恢，臣民無不感戴；最感覺到您活在世上是多餘的人，也就是最先悼惜您的人。

王 我知道我不過是空佔着一個地位。伯爵，你父親家裏的那個醫生死了多久了？他的名譽很不錯哩。

貝 陛下，他已經死了差不多六個月了。

王 他要是現在還活着，我倒還要試一試他的本領。請你扶我一下。那些庸醫們給我吃這樣那樣的藥，把我的精力完全銷磨掉了，弄成這麼一付不死不活的樣子。歡迎，伯爵，你就像是我自己的兒子一樣。

貝 感謝陛下。（同下；喇叭奏花腔）

第三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伯爵夫人、管家及小丑上。〕

夫人 我現在要聽你講，你說這位姑娘怎樣？

管家 夫人，小的過去怎樣盡心竭力伺候您的情形，想來您一定是十分明白的；因為我們要是自己宣布自己的功勞，那就是太狂妄了，即使我們真的有功，人家也會疑心我們。

夫人 這狗才站在這兒幹麼滾出去！人家說起關於你的種種壞話，我並不完全相信，可是那也許因為我太忠厚了；照你這樣蠢法，是很會去幹那些勾當的，而且你也不是沒有幹壞事的本領。

丑 夫人，您知道我是一個苦人兒。

夫人 好，你怎麼說？

丑 不，夫人，我是個苦人兒，並沒有什麼好，雖然有許多有錢的人們都不是好東西。可是夫人要是答應我讓我到外面去成家立業，那麼依絲貝兒那個女人就可以跟我成其好事了。

夫人 你一定要去做一個叫化子嗎？

丑 在這一件事情上，我不要您佈施我別的甚麼，祇要請求您開恩准許。

夫人 在那一件事情上？

丑 在依絲貝兒跟我的事情上。做用人的不一定世世代代做用人；我想我要是一生一世沒有一個親生的骨肉，就要永遠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因為人家說有孩子的人纔是有福氣的。

夫人 告訴我你一定要結婚的理由。

丑 夫人，賤體有這樣的需要；我因為受到肉體的驅使，不能不聽從魔鬼的指揮。

夫人 那就是尊駕的理由了嗎？

丑 不，夫人，我還有其他神聖的理由，這樣的那樣的。

夫人 那麼可以請教一二嗎？

丑 夫人，我過去是一個壞人，正像您跟一切血肉的凡人一樣；老實說吧，我結婚是爲的要痛悔前非。

夫人 你結了婚以後，第一要懊悔的不是從前的錯處，而是你不該結婚。

丑 夫人，我是個舉目無親的人；我希望娶了老婆以後，可以靠着她結識幾個朋友。

夫人 蠢才，這樣的朋友是你的仇敵呢。

丑 夫人，您還不懂得友誼的深意哩；那些傢伙都是來替我做我所不耐煩做的事的。耕耘我的田地的人，省了我牛馬之勞，使我不勞而穫，坐享其成；雖然他害我做了王八，我又何樂而不爲呢？夫妻一體，他安慰了我的老婆，也就安慰了我，所以吻我老婆的人，就是我的好朋友。人們祇要能够樂天安命，結了婚準不會鬧甚麼意見。

夫人 你這狗嘴裏永遠長不出象牙來嗎？

丑 夫人，我是一個先知，我用諷諭的方式，宣揚人生的真理。

夫人 滾出去吧，等會兒再跟你說話。

管家 夫人，請您叫他去吩咐海倫姑娘出來；我要跟您講的就是她。

夫人 蠢才，去對海倫姑娘說，我要跟她說話。（丑下）現在你說吧。

管家 夫人，我知道您是非常歡喜這位姑娘的。

夫人 不錯，我很歡喜她。她的父親在臨死的時候，把她托付給我；單單憑着她本身的好處，也就够惹人憐愛了。我欠

她的債多過於已經給她的酬報；我將要報答她的一定超過她自己的要求。

管家 夫人，小的最近在無意中間，看見她一個人坐在那裏自言自語；我可以代她起誓，她是以爲她說的話不會給甚麼人聽了去的。原來她愛上了我們的少爺了！她怨恨命運，不該在他們兩人之間安下了這樣一道鴻溝；她嘖嘖愛神，不肯運用他的大力，使地位不同的人也有結合的機會；她說黛安那不配做處女們的保護神，因爲她坐令纖纖弱質受到愛情的襲擊而不加援手。她用無限哀怨的語調，訴着她的心事，小的聽了之後，因恐萬一有甚麼事情發生，故此不敢疏忽，特來稟知夫人。

夫人 你把這事幹得很好，可是千萬不要聲張出去。我早已猜疑到幾分，因爲事無實據，不敢十分相信。現在你去吧，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很感謝你的忠心誠實。等會兒咱們再談吧。（管家下）

〔海倫那上。〕

夫人 我在年青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們是自然的子女，誰都有天賦的感情；這一枚愛情的棘刺，正是青春的薔薇上少不了的。在我們舊日的回憶之中，我們也曾經犯過同樣的過失，雖然在那時我們並不以爲那有甚麼可笑。我現在可以清楚看見，她的眼睛裏透露着因相思而憔悴的神色。

海 夫人，您有甚麼吩咐？

夫人 海倫，你知道我可以說就是你的母親。

海 不，您是我的尊貴的女主人。

夫人 不，我是你的母親，爲甚麼不是呢？當我說「我是你的母親」的時候，我覺得你彷彿看見了一條蛇似的；爲甚麼你聽了「母親」兩個字，就要吃驚呢？我說，我是你的母親；我把你當作我自己的親生骨肉一樣看待。異姓的

子女，有時往往勝過自己生養的孩子；外來的種子，也一樣可以長成優美的花木。你不曾使我忍受懷胎的辛苦，我卻像母親一樣關心着你。天哪，這丫頭！難道我說了我是你的母親，你就這樣驚怖失色嗎？爲什麼你的眼邊會起了一重重的虹暈？難道因爲你是我的女兒嗎？

海 因爲我不是您的女兒。

夫人 我說，我是你的母親。

海 恕我，夫人，羅西昂伯爵不能做我的哥哥；我的出身這樣寒賤，他的家世這樣高貴；我的父母是閭巷平民，他的都是簪纓巨族。他是我的主人，我活着是他的婢子，到死也是他的奴才。他一定不可以做我的哥哥。

夫人 那麼我也不能做你的母親嗎？

海 夫人，我願意您做我的母親，祇要您的兒子不是我的哥哥。我的母親！我希望我的母親也就是他的母親，祇要我不是他的妹妹。是不是我做了您的女兒以後，他必須做我的哥哥嗎？

夫人 不，海倫，你可以做我的媳婦；上帝保佑你不在轉着這樣的念頭！難道女兒和母親竟會這樣擾亂了你的心緒？怎麼，你又臉色慘白起來了？你的心事果然被我猜中了。現在我已經明白了你的寂寞無聊的緣故，發現了你的傷心揮淚的根源。你愛着我的兒子，現在已經是躲賴不掉的顯明的事實了。還是告訴我老實話吧；告訴我眞有這樣的事，因爲瞧你兩頰的紅雲，已經向彼此互相招認了；你自己的眼睛也可以從你自己的舉止上，看出你的腳踏不安來；祇有罪惡的感覺和無理的執拗使你緘口無言，不敢吐露眞情。你說，是不是眞有這回事？要是眞有的。這回事，那麼也不必吞吞吐吐了；不然的話，你就該發誓否認。無論如何，你不要瞞住我吧，我總是會盡力幫助你的。

海 好夫人，原諒我吧！

夫人 你愛我的兒子嗎？

海 請您原諒我，夫人！

夫人 你是愛我的兒子的。

海 夫人，你不也是愛他的嗎？

夫人 不要繞圈子說話；我愛他是分所當然，用不到向世人諱飾；你究竟愛他到什麼程度，還是趕快向我完全吐露了吧。

海 既然如此，我就當着上天和您的面前跪下，承認我是愛着您的兒子。我的親友雖然貧寒，都是正直的人；我的愛情也是一樣。不要因此而惱怒，因為他被我所愛，對他並無損害；我並不用僭越名分的表示向他追求，在我不配得到他的眷愛以前，決不願把他佔有，雖然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配得上他。我知道我的愛是沒有希望的徒勞，可是在這羅網一樣千孔萬眼的篩子裏，依然把我如水的深情灌注下去，永遠不感到枯澗。我正像印度教徒一樣虔信而執迷，我崇拜着太陽，它的光輝雖然也照到它的信徒的身上，卻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存在，我的最親愛的夫人，不要因為我愛了您所愛的人而憎恨我，您是一個年高德劭的人，要是在您純潔的青春，也曾經燃起過同樣真誠的情熱，懷抱着無邪的願望和深摯的愛慕，那麼請您可憐可憐我這命薄緣慳，自知無望，拚着在默默無聞中了此殘生的人兒吧！

夫人 你最近不是想要到巴黎去嗎？老實告訴我，你有沒有這一個意思。

海 是的，夫人。

夫人 爲甚麼呢？

海 我不願向夫人說謊，您知道先父在日，曾經傳給我幾種靈效的祕方，是他憑着潛心研究和實際經驗配合起來的，他囑咐我不要把它們輕易授人，因爲它們都是世間不大知道的珍貴的方劑。在這些祕方之中，有一種是專門醫治王上現在所患一般認爲無法醫治的那種痼疾的。

夫人 這就是你要到巴黎去的動機嗎？你說吧。

海 您的兒子使我想起了這一個念頭；不然的話，甚麼巴黎，甚麼藥方，甚麼王上的病，都是我永遠不會想到的事物。

夫人 可是海倫，你想你要是自請爲王上治病，他就會接受你的幫助嗎？他跟他那班醫士們已經意見歸於一致，他認爲他的病已經使羣醫束手，他們認爲一切藥石都已失去效力。那些熟諳醫道的大夫們都這樣敬謝不敏了，他們怎麼會相信一個不學無術的少女呢？

海 我相信這藥方，不僅因爲我父親的醫術稱得上並世無雙，而且我覺得他傳給我這一份遺產，一定會帶給我極大的幸運。祇要夫人允許我冒險一試，我願意就在此日此時動身前去，拚着這一條沒有甚麼希冀的命，爲王上治療他的疾病。

夫人 你相信你會成功嗎？

海 是的，夫人，我相信我會成功。

夫人 那麼很好，海倫，你不但可以得到我的准許，也可以得到我的愛，我願意爲你置備行裝，派僕從護送你前去，還要請你傳言致候我那些在宮廷中的熟人。在我家裏願意爲你祈禱上帝，保佑你達到目的。你明天就去吧，你儘管放心，祇要是我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事情，總不會失敗的。（同下）

第二一幕

第一場 巴黎王宮中的一室

〔喇叭奏花腔。國王，出發參加佛羅倫斯戰爭之若干少年廷臣，貝特蘭，巴洛，及侍從等上。〕

王 諸位賢卿，再會，希望你們永遠保持着尙武的精神。

甲臣 但願我們奏凱回來，陛下早已恢復了康健。

王 不，不，那可是沒有希望的了，雖然我的未死的雄心，還不肯承認它已經沾上了不治的痼疾。再會，諸位賢卿，無論我是死是活，你們總要做個發揚祖國光榮的法蘭西好男兒，讓那些國運淩夷的意大利人知道你們去不是向光榮求婚，而是去把它迎娶回來。當那些意氣縱橫的勇士知難怯退的時候，便是你們奮身博取世人稱譽的機會。再會！

乙臣 但願陛下早復健康。

王 那些意大利的姑娘們是要留心提防的；人家說，要是她們有什麼請求，我們法文中缺少拒絕她們的字眼；倘然你們還沒有上戰場，就已經作了俘虜，那可不行。

甲、乙 我們誠心接受陛下的警告。

王 再會！你們跟我過來。（侍從扶下）

甲 臣 啊，大人，真想不到您不能跟我們一起出去！

巴 那不是他自己的錯處。

乙 臣 啊，打仗是怪好玩兒的。

巴 真有意思，我也經歷過這種戰爭哩。

貝 王上命令我留在這兒，說我太年青，叫我明年再去，說是現在太早了。

巴 哥兒，您要是立定主意，就該放大膽子，偷偷兒的逃跑出去。

貝 我留在這兒，就像一匹給婦人女子駕駛的轅下駒，終日在石道上消磨我的足力，等着人家一個個奪了光榮回來，再沒有機會一試我的身手，讓腰間的寶劍除了向人舞弄取樂以外，沒有一點別的用處！不，天日在上，我一定要逃跑出去。

甲 這雖然是一件偷偷摸摸幹着的事，可是並不丟臉。

巴 爵爺，您就這麼幹吧。

乙 您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願意盡力幫您的忙。回頭見。

貝 咱們已經成了好朋友，我真不忍和你們分別。

甲 再見，隊長。

乙 好巴洛先生，回頭見！

巴 高貴的英雄們，我的劍和你們的劍是同氣相求的。讓我告訴你們，在斯賓那人的營伍裏有一個史布利奧大尉，他那凶神一樣的臉上有一道疤痕，那就是我親手用這柄劍給他刻下來的；你們要是見了他，請告訴他我還活

着，聽他怎樣說我。

乙 我們一定這樣告訴他，隊長。（廷臣等下）

巴 戰神保佑你們這批新收的門徒！您怎麼辦呢？

貝 且住，王上來了。

〔國王重上，巴洛及貝特蘭退後。〕

王 你對於你那些出征的同僚們太冷落了。快去陪他們吃吃喝喝，談談笑笑，熱熱鬧鬧地為他們餞別一番吧。
貝 是，陛下。（貝、巴下）

〔拉敷上。〕

拉 （跪）陛下，請您恕我冒昧，稟告你一個消息。

王 站起來說吧。

拉 多謝陛下。陛下，我希望當您跪着向我求恕的時候，我叫您站起來，您也會這樣不費力地站起來。

王 我也是這樣想，我很想打破你的頭，再請你原諒。

拉 那可不敢當。可是陛下，您願意醫好您的病嗎？

王 不。

拉 啊，狐狸因為吃不到葡萄，所以說不要吃嗎？我知道有一種藥，可以使頑石有了生命，您吃了之後，就會生龍活虎似的跳起舞來；它可以使陳年痼疾藥到病除，它可以使查里曼大帝拿起筆來，為她寫一行情詩。

王 是那一個「她」？

拉 她就是我所要說的那位女醫生。陛下，她就在外邊，等候着您的賜見。我敢憑着我的忠誠和信譽發誓，要是您不以爲我的話都是隨便說着玩玩，不足爲準的話，那麼像她這樣一位有能耐、聰明，而意志堅定的青年女子，的確使我驚奇欽佩。我相信那不能歸咎於我的天生的弱點。她現在要求拜見陛下，不知道陛下願不願意准如所請，問一問她的來意？要是您在見了她之後，覺得我說的全都是虛話，那時再請您把我大大地取笑一番吧。

王 好拉敷，那麼你去帶那個奇女子進來，讓我們大家瞻仰瞻仰吧。

拉 好，我馬上就去馬上就來。(下)

王 他無論有什麼事，總是先拉上一堆廢話。

拉 來，這兒來。
〔拉敷率海倫那重上。〕

王 這麼快！他倒真是插着翅膀飛的。

拉 來，這兒來。這位就是王上陛下，你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瞧你的樣子像一個叛徒，可是你這樣的叛徒，王上是不會害怕的。再見。(下)

王 姑娘，你是有什麼事情來見我的嗎？

海 是的，陛下。傑拉特拿滂是我的父親，他在醫道上是頗有研究的。

王 我知道他。

海 陛下既然知道他，我也不必再多費唇舌誇贊他了。他在臨死的時候，傳給我許多祕方，其中主要的一個，是他積多年懸壺的經驗配製而成，把它十分珍惜，叫我用心保藏起來，把它當作自己心頭一塊肉一樣寶愛着。我聽

從着他的囑咐，從來不敢把它輕易示人。現在聞知陛下所患的症狀，正就是先父所傳祕方所主治的一種疾病，所以甘冒萬死前來，把它呈獻陛下。

王 謝謝你，姑娘，可是我不能輕信你的藥餌；我們這裏最高明的醫生都已經離開了我，衆口一辭地斷定病入膏肓，決非人力所能挽回的了。我怎麼可以糊裏糊塗地把我的癡心妄想，寄託在一張靠不住的醫方上，認爲它可以醫治我的不治之症呢？我不能讓人家譏笑我的昏憤，當一切救助都已無能爲力的時候，再去相信一種無意識的救助呀。

海 陛下既然這麼說，我也不敢勉強陛下接納我的微勞，總算我跋涉了這一趟，略盡我對陛下的一番忠悃，也可以說是不虛此行了。我他無所求，但求陛下放我回去。

王 你來此也是一番好意，這一個要求當然可以准許你。你想來幫助我；一個垂死之人，對於希望他轉死回生的人，不用說是十分感激的；可是你還沒有知道我的病狀已經險惡到甚麼程度，你沒有着手成春的妙術，又有甚麼辦法呢？

海 既然陛下已經斷定一切治療都已無望，那麼就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試一試我的本領，又有甚麼妨礙呢？建立豐功偉業的人，往往借助於最微弱者之手，當士師們有如童叟的時候，上帝的旨意往往藉着嬰兒的身上顯示；洪水可以從涓滴的細流中發生，大海有時卻會乾涸。最有把握的希望，往往結果終於失望；最少希望的事情，反會出人意外地成功。

王 我不能再聽你說下去了；再會，善心的姑娘！你的殷勤未邀採納，讓我的感謝作爲你的酬報吧。

海 天啓的智能，就是這樣爲一言所毀。人們總是憑着外表妄加臆測，無所不知的上帝卻不是這樣。明明是來自上

天的援助，人們卻武斷地謾之於人力。陛下，請您接受我的勞力吧，這並不是試驗我的本領，乃是試驗上天的意旨。我不是一個大言欺人的騙子，我知道我有充分的把握，我也確信我的醫方決不會失去效力，陛下的病也決不會毫無希望。

王 你是這樣確信着嗎？那麼你希望在多少時間內把我的病醫好？

海 給我最寬的限期，在羲和的駿馬拖着火輪兜了兩個圈子，陰沉的暮色兩次吹熄了朦朧的殘輝，或是航海者的滴漏二十四回告訴人們那竊賊一樣的時間怎樣偷溜過去以前，陛下身上的病痛便會霍然脫體，重享着自由自在的健康生活。

王 你有這樣的自信，要是結果失敗呢？

海 請陛下譴責我的鹵莽，把我當作一個無恥的娼妓，讓世人編造誹謗的歌謠，宣揚我的恥辱；我的處女的清名永遠喪失，我的生命也可以在最奇虐的酷刑中毀滅。

王 我覺得彷彿有一個天使，借着你柔弱的口中發出他的有力的聲音；雖然就常識判斷起來應該是不可能的，事卻使我不能不信。你的生命是可貴的，因為在你身上具備一切生命中值得讚美的事物，青春，美貌，智慧，勇氣，賢德，這些都是足以使人生幸福的；你願意把這一切作為孤注，那必然表示你有非凡的能耐，否則你一定有一種異常迫切的需要。好醫生，我願意試一試你的藥方，要是我死了，你自己可也不免一死。

海 要是我不能按照限定的時間把陛下治愈，或者醫治的結果，跟我說過的話稍有不符之處，我願意引頸就戮，死而無怨。不過要是我把陛下的病看好了，那麼陛下答應給我甚麼酬報呢？

王 你可以提出無論甚麼要求。

海 可是陛下是不是能够滿足我的要求呢？

王 憑着我的身份起誓，我一定答應你。

海 那麼我要請陛下親手賜給我一個我所選中的丈夫。我不敢冒昧在法蘭西的王族中尋求選擇的對象，把我這卑賤的姓名攀附金枝玉葉；祇要陛下准許我在您的臣僕之中，揀一個我可以向您要求，您也可以允許給我的人，我就感激不盡了。

王 那麼一言爲定，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也一定幫助你如願以償。我已經決心信賴着你的治療，你等着自己選擇吧。我還有一些問題要問你，我也必須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可是即使我不問你這些問題，我也完全可以完全相信着你，請你接受我真心的歡迎和誠意的祝福。來人！扶我進去。你的手段倘使果然像你所說的那樣高明，我一定不會辜負你的好處。（喇叭奏花腔，同下）

第二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伯爵夫人及小丑上。〕

夫人 來，小子，現在我要試試你的教養如何了。

丑 人家會說我是個錦衣玉食的鄙夫。您的意思不過是要叫我上宮廷裏去嗎？

夫人 上宮廷裏去，你到過些什麼好地方，說的話兒這樣神氣活現，「不過是上宮廷裏去。」

丑 不說假話，太太，一個人祇要懂得三分禮貌，在宮廷裏混混是再容易不過的事。誰要是連屈個膝兒，脫個帽兒，吻個手兒，說些個空話兒也不會，那簡直是個不生腿，不生手，不生嘴唇的木頭人。這種傢伙當然是不配到宮廷裏

去的。可是我有一句話兒，什麼問題都可以應付過去。

夫人 啊，一句答話可以回答一切問題，這倒是聞所未聞。

丑 它就像理髮匠的椅子一樣，什麼屁股坐上去都合適，尖屁股，扁屁股，瘦屁股，肥屁股，或者無論什麼屁股。

夫人 那麼你的答話對於無論什麼問題也都是同樣合適嗎？

丑 正像律師手裏的訟費，娼妓手裏的夜度資，新郎手指上的婚戒，懺悔火曜日的煎餅，五朔節的化裝跳舞一樣合適；也正像釘之於孔，烏龜之於綠頭巾，尖嘴姑娘之於潑皮無賴，尼姑嘴唇之於和尚嘴巴一樣天造地設。

夫人 你果然有這樣一句百發百中的答話嗎？

丑 上至公卿，下至阜隸，什麼問題都可以用這話回答。您要是不信，咱們不妨試一試。您先問我是不是個官兒。

夫人 好，我就充一會傻瓜，也許可以跟你學點兒乖。請問足下是不是在朝廷裏得意？

丑 啊，豈敢豈敢！——這不是很便當地應付過去了嗎？再問下去，再問我一百個問題。

夫人 老兄，咱們是老朋友，小弟一向佩服您的。

丑 啊，豈敢豈敢！——再來，再來，不要放過我。

夫人 這肉煮得太不入味，恐怕不合老兄胃口。

丑 啊，豈敢豈敢！——再問下去，儘管問下去。

夫人 聽說最近您曾經給人家抽了一頓鞭子。

丑 啊，豈敢豈敢！——不要放過我。

夫人 你在給人家鞭打的時候，也是喊着「豈敢豈敢，」還要叫他們不要放過你嗎？

丑 我的「豈敢豈敢」百試百靈，今天卻是第一次觸了霉頭。看來無論怎樣經久耐用的東西也總有一天失去效用的。

夫人 跟你這傻子胡扯了半天，現在還是談正事吧。你看見了海倫姑娘，就把這封信交給她，請她立刻答覆我；還給

丑 好，就此告辭。

夫人 你快去吧。（各下）

第三場 巴黎王宮中的一室

〔貝特蘭，拉敷，巴洛同上。〕

拉 人家說奇蹟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這一輩博學深思的人們，慣把不可思議的事情看作平淡無奇，因此我們把驚駭視同兒戲，當我們應當為一種不知名的恐懼而戰慄的時候，我們卻用謬妄的知識作為護身符。

巴 大人這一番高論，真是不可多得的至理名言。

貝 正是正是。

拉 不去乞靈於那些醫經藥典——

巴 是是。

拉 什麼伽倫，什麼巴拉賽爾色斯，——

巴 是是。

拉 以及那一大羣有學問的傢伙們，——
巴 是是。

拉 他們都斷定他無藥可治，——

巴 對啊，一點不錯。

拉 毫無痊愈的希望，——

巴 對啊，他正像是——

拉 風中之燭，吉少凶多。

巴 正是，您說得真對。

拉 像這樣的事情，真可以說是世不遇的奇蹟。

巴 正是，正是，那真可以說是——您怎麼說的？

拉 上蒼借手人力表現出來的靈異。

巴 對了，那正是我所要說的話。

拉 現在他簡直的比海豚還壯健；這不是我故意說着不敬的話。

巴 總而言之，這真是奇事；祇有最頑愚不化的人，纔會不承認那是——

成 拉 上天借手於——

一 巴 是是。

慶 一個最柔弱無能的使者，表現他的偉大超越的力量；感謝上天的眷顧，他不但保佑我們王上恢復健康，一定還

會賜更多的幸福給我們。

巴 您說得真對，我也是這個意思。王上來了。

〔國王，海倫那，及侍從等上。〕

拉 我以後要格外歡喜姑娘兒們了，趁着我的牙齒還後有完全掉下，瞧他簡直可以拉着她跳舞呢。

巴 噯，這不是海倫嗎？

拉 我相信是的。

王 去，把朝廷中所有的貴族一起召來。（一侍從下）我的恩人，請你坐在你病人的旁邊。我這一隻手多虧你使它恢復了知覺，現在它將要給與你，我已經允許你的禮物，只等你指點出來。

〔若干廷臣上。〕

王 好姑娘，用你的眼睛觀看，這一羣年青未婚的貴人，我對他們都可以運用君上和嚴親的兩重權力，把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人許配給你；你可以隨意選擇，他們都不能拒絕你。

海 願愛神保佑你們每一個人都能得到一位美貌賢淑的愛人！除了你們中間的一個人之外。

拉 哼，我的牙齒並不比這些孩子們壞，我的鬍鬚也不比他們長多少呢。

王 仔細看看他們，他們誰都有一個高貴的父親。

海 各位大人，上天已經假手於我，治愈了王上的疾病。

衆 是，我們感謝上天差遣您前來。

海 我是一個簡單愚魯的女子，我可以向人誇耀的，只是我是一個清白的少女。陛下，我已經選好了。我頰上的羞紅

向我低聲耳語：「我們爲你害羞，因爲你竟敢選擇你自己的意中人；可是你倘然給人拒絕了，那麼讓蒼白的死亡永遠罩在你的頰上吧，我們是永不再來的了。」

王 你儘管放心選擇吧，誰要是躲避你的愛情，讓他永遠得不到我的眷寵。

海 黛安那女神，現在我要離開你的聖壇，把我的嘆息奉獻給至高無上的愛神龜下了。大人，您願意聽我的訴請嗎？

廷臣甲 但有所命，敢不樂從。

海 謝謝您，大人；我沒有什麼話要對您說的。（向廷臣乙）大人，我還沒有向您開口，您眼睛裏閃耀着的威儀，已經使我自慚形穢，望而卻步了。但願愛神賜給您幸運，使您得到一位勝過我二十倍的美人！

乙 得偶仙姿，已屬萬幸，豈敢更有奢求？

海 請您接受我的祝願，少陪了。

拉 難道他們都拒絕了她嗎？要是他們是我的兒子，我一定要把他們每人抽一頓鞭子，或者把他們賞給土耳其人做太監去。

海（向廷臣丙） 不要害怕我會選中您，我決不會使您難堪的。上帝祝福您！要是您有一天結婚，希望您娶到一位好妻子！

拉 這些孩子們放着這樣一個人不要，難道都是冰打成的不成；他們一定是英國人的私生子，咱們法國人決不會這樣的。

海（向廷臣丁） 您是太年青，太幸福，太好了，我配不上您。

丁 美人，我不能同意您的話。

拉 這小子倒有種，你的父親大概是喝過酒的。可是你倘然不是一頭驢子，就算我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娃娃，我早知道你是個什麼人。

海（向貝）我不敢說我選取了您，可是我願意把我自己奉獻給您，終身為您服役，一切聽從您的指導。——這就是我選中的人。

王 很好，貝特蘭，那麼你娶了她吧，她是你的妻子。

貝 我的妻子，陛下請陛下原諒，在這一件事情上，我是要憑着自己的眼睛作主的。

王 貝特蘭，你不知道她給我作了甚麼事嗎？

貝 我知道，陛下；可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必須娶她。

王 你知道她把我從病牀上救了起來。

貝 所以我必須降低身分，和一個下賤的女子結婚嗎？我認識她是什麼人，她是靠着我家養活長大的。一個窮醫生的女兒做我的妻子！我的臉都丟盡了！

王 你看不起她，不過因爲她地位低微，那我可以把她擡高起來。要是把人們的血液傾注在一起，那顏色，重量，和熱度都難以區別，偏偏在人間的關係上，會劃分這樣清楚的鴻溝，真是一件怪事。她倘然是一個道德上完善的女子，你不歡喜她，只因爲她是一個窮醫生的女兒，那麼你重視虛名甚於美德，這就錯了。窮巷陋室，有德之士居之，可以使蓬華增輝，世祿之家，不務修善，雖有盛名，亦將墮敗。善惡的區別，在於行爲的本身，不在於地位的有無。她有天賦的青春，智慧和美貌，這一切的本身即是光榮；最可恥的，卻是那些席父祖的餘蔭，不知紹述先志，一味妄自尊大的人。虛名是一個下賤的奴隸，在每一座墓碑上說着諛墓的謊話，倒是在默默無言的一塊荒土之下，往

往埋葬着忠臣義士的骸骨。有什麼話好說呢？你倘然不能因為這女子的本身而愛她，我可以給她其餘的一切；她的賢淑美貌是她自己的嫁奩，光榮和財富是我給她的賞賜。

貝 我不能愛她，也不想愛她。

王 你要是抗不奉命，一定要自討沒趣的。

海 陛下聖體復原，已經使我欣慰萬分；其餘的事情，不必談了。

王 這與我的威望有關，我必須運用我的權力。來，驕橫傲慢的孩子，握着她的手，你纔不配接受這一件卓越的賜與呢。你的愚忘狂悖，不但孤負了她的好處，也已經喪失了我的歡心。你以為她和你處在天平的不平衡的兩端，卻不知道我站在她的一面，便可以把兩方的輕重倒轉過來；你也沒有想到你的升沉榮辱，完全操在我的手中。爲了你自己的好處，趕快抑制你的輕蔑，服從我的旨意；我有命令你的權力，你有服從我的天職；否則你將永遠得不到我的眷顧，讓年輕的愚昧把你拖下了終身墮落的深淵，我的憤恨和憎惡將要降臨到你的頭上，沒有一點憐憫寬恕。快回答我吧。

貝 求陛下恕罪，我願意捐棄個人的愛憎，服從陛下的指示。當我一起起多少恩榮富貴，都可以隨着陛下的一言而予奪，我就覺得適纔我所認爲最卑賤的她，已經受到陛下的寵眷，而和出身貴族的女子同樣高貴了。

王 握着她的手，對她說她是你的。我答應給她一份財產，即使不比你原有的財產更富，也一定可以和你的互相匹敵。

貝 我願意娶她爲妻。

王 幸運！國王的恩寵祝福着你們的結合；你們的婚禮就在今晚舉行，至於隆重的婚宴，那麼等遠道的親友到來

以後再辦吧。你既然答應娶她，就該真誠愛她，不可稍有貳心。去吧。（國王、貝海、大臣及侍從等同下）

拉 對不起，朋友，跟你說句話兒。

巴 請問有何見教？

拉 貴主人一見形勢不對就改變口氣，倒很見機乖巧。

巴 貴主人！你在對誰說話？

拉 啊，難道是我說錯了嗎？

巴 豈有此理！人家對我這樣說話，我可不肯和他甘休的，貴主人！

拉 難道尊駕是羅西昂伯爵的朋友嗎？

巴 什麼伯爵都是我的朋友，是個男子漢大丈夫我就跟他做朋友。

拉 你只好跟伯爵們的跟班做朋友，瞧你的樣子就不像個上流人。

巴 你年紀太老了，老人家，你年紀太老了，還是少找些是非吧。

拉 混蛋，我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你再活上一把年紀去也够不上做個漢子。

巴 要是我不顧一切起來，什麼事我都會做得出來的。

拉 我本來以為你是個有幾分聰明的傢伙，你的山海經也編造得有幾分意思，可是一看你的裝束，就知道你不是個怎樣了不起的人。像你這樣的傢伙，真是俯拾即是，不值得人家理睬。

巴 倘不是瞧在你這一把年紀份上——

拉 別太動肝火了吧，那會促短你的壽命的；上帝大發慈悲，可憐可憐你這頭老母雞吧！再見，我的好格子窗；我不必

打開窗門，因為我早已看得你雪亮了。

大人，你給我太難堪的侮辱了。

巴 是的，我誠心侮辱你，你可以受之無愧。再見。（下）

巴 哼，你倘然有一個兒子，我一定要向他報復這場恥辱，這卑鄙齷齪的老官兒！我且按下這口氣，他們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不是好惹的。要是我有了下手的機會，不管他是怎麼大的官兒，我一定要把他揍一頓，決不因爲他有了年紀而饒過他。等我下次碰見他的時候，非把他揍一頓不可！

〔拉敷重上。〕

拉 喂，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的主人結了婚了，你有了一位新主婦啦。

巴 千萬請求大人不要欺人太過，他是我的好長官，在我頂上我所服侍的纔是我的主人。

拉 誰上帝嗎？

巴 是的。

拉 魔鬼纔是你的主人。爲什麼你要把帶子在手臂上綁成這個樣子？你把衣袖當作機管嗎？人家的僕人也像你這

樣嗎？你還是把你的雞巴裝在你鼻子的地方吧。要是我再年輕一些兒，我一定要給你一頓打；誰見了你都會生

氣，誰都應該打你一頓；我看上帝造下你來的目的，是爲給人家噓氣用的。

巴 大人，你這樣無緣無故破口罵人，未免太不講理啦。

拉 去你的吧，你是個無賴浪人，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份，膽敢在貴人面前放肆無禮，對於你這種人真不值得多費唇

舌，否則我可要罵你是個混賬東西啦。我不跟你多講話了。（下）

巴 好，很好，咱們瞧着吧。好，很好。現在我暫時不跟你算賬。

〔貝特蘭上。〕

貝 完了，我永遠沾上了晦氣了。

巴 什麼事，好人兒？

貝 我雖然已經在尊嚴的牧師面前起過誓，我卻不願跟她同牀。

巴 什麼，什麼，好親親？

貝 哼，巴洛，他們叫我結了婚啦！我要去參加都斯加戰爭去，永遠不跟她同牀。

巴 法蘭西是個狗窠，不是堂堂男子立足之處。從軍去吧！

貝 我母親有信給我，我還不知道裏面說些甚麼話。

巴 噢，那你看了就知道了。從軍去吧，我的孩子！從軍去吧！在家裏抱抱嬌妻，把豪情壯志銷磨在溫柔鄉裏，不去馳騁疆場，建功立業，豈不埋沒了自己的前途。到別的地方去吧！法蘭西是一個馬棚，我們住在這裏的都是些不中用的驕馬。還是從軍去吧！

貝 我一定這樣辦。我要叫她回到我的家裏去，把我對她的嫌惡告知我的母親，說明我現在要出走到甚麼地方去。我還要把我當面不敢出口的話用書面稟明王上；他給我的賞賜，正好供給我到意大利戰場上去，和那些勇士們在一起作戰，與其悶在黑暗的家裏，和一個可厭的妻子終日相對，還不如衝鋒陷陣，死也死得痛快一些。

巴 你現在乘着一時之興，將來會不會反悔？你有這樣的決心嗎？

貝 跟我到我的寓所去，幫我出些主意。我可以馬上打發她動身，明天我就上戰場，讓她守活寡去。

巴 啊，你倒不是放空砲，那好極了。一個結了婚的青年是個洩了氣的漢子，勇敢地丟棄了她，去吧。（同下）

第四場 同前；王宮中的另一室

〔海倫那及小丑上；巴洛自另一方上。〕

巴 祝福您，幸運的夫人！

海 但願如你所說，我能够得到幸運。

巴 我願意爲您祈禱，願您諸事順利，永遠幸福。啊，好小子！我們那位老太太好嗎？

丑 要是把她的皺紋給了你，把她的錢給了我，我願她像你所說的一樣。

巴 我沒有說甚麼呀。

丑 對了，所以你是個聰明人；因爲舌頭往往是敗事的禍根，不說甚麼，不做甚麼，不知道甚麼，也沒有甚麼，就可以使你受用不盡。

巴 瞧不出你倒是一個聰明的傻瓜，夫人，爵爺因爲有要事，今晚就要動身出去。他很願剝奪您在新婚宴爾之夕應享的權利，可是因爲迫不得已，祇好緩日向您補敘歡情。良會匪遙，請夫人暫忍目前，等待將來別後重逢的無邊歡樂吧。

海 他還有甚麼吩咐？

巴 他說您必須立刻向王上辭別，設法找出一個可以使王上相信的理由來，能够動身得越快越好。

海 此外還有甚麼命令？

巴 他叫您照此而行，謹候後命。

海 我一切都遵照他的意志。

巴 好，我就這樣回覆他。

海 勞駕你啦，小子。（各下）

第五場 同前；另一室

〔拉敷及貝特蘭上。〕

拉 我希望大人不要把這人當作一個軍人。

貝 不，大人，他的確是一個軍人，而且有很勇敢的名聲。

拉 這是他自己告訴您的。

貝 我還有其他方面的證明。

拉 那麼也許是我看錯了人，把這頭鴻鵠看成了燕雀了。

貝 我可以向大人保證，他是一個見多識廣，而且很有膽量的人。

拉 那麼我對於他的見識和膽量真是太失敬了，可是我心裏卻一點不覺得有抱歉的意思。他來了，請您給我們和解和解吧。

〔巴洛上。〕

巴 （向貝）一切事情都照您的意思辦理。

貝 (向巴) 她去見王上去了嗎?

巴 是的。

貝 她今晚就動身嗎?

巴 您要她甚麼時候走她就什麼時候走。

貝 我已經寫好信，把貴重的東西裝了箱，叫人把馬也備好了；就在洞房花燭的今夜，我要和她一刀兩斷。

拉 一個好的旅行者講述他的見聞，可以在宴席上助興；可是一個淨說謊話，撥拾一兩件大家知道的事實遮掩他

的一千句廢話的人，聽見一次就該打他三次上帝保佑您隊長！

貝 這位大人跟你有點兒不和嗎？

巴 我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大人。

貝 大人，也許您對他有點兒誤會吧。

拉 我永遠不想了解他。再見，大人，相信我吧，這個輕殼果裏是找不出核仁來的；這人的靈魂就在他的衣服上。不要

信託他重要的事情，這種人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再見，先生，我並沒有把你說得太難堪，照你這樣的人，我應該把

你狠狠罵一頓，可是我也犯不着和小人計較了。(下)

巴 真是一個混賬的官兒。

貝 我並不以為如此。

巴 啊，您還不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嗎？

貝 不，我跟他很熟悉，大家都說他是個好人。我的絆腳的東西來了。

【海倫那上。

海 夫君，我已經遵照您的命令，見過王上，已蒙王上准許即日離京，可是他還要叫您去作一次私人談話。

貝 我一定服從他的旨意。海倫，請你不要驚奇我這次行動的突兀，我本不該在現在這樣的時間匆匆遠行，實在我自己在事先也毫無所知，所以弄得這樣手足失措。我必須懇求你立刻動身回家，也不要問我為什麼我要叫你這樣做，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奇怪，可是我是在詳細考慮過了之後纔這樣決定的，你不知道我現在將要去做一番什麼事情，所以當然不知道它的性質是何等重要。這一封信請你帶去給我的母親。（以信給海）我在兩天之後再來看你，一切由你自己斟酌行事吧。

海 夫君我沒有甚麼話可以對您說，只是我是您的最恭順的僕人。

貝 算了，算了，那些話也不用說了。

海 我知道自己命薄，不配接受這樣大的幸福，以後只有兢兢業業，恪守本分，免得更增罪戾。

貝 算了，我現在要緊得很，再見，回家去吧。

海 夫君，請您恕我。

貝 啊，你還有什麼話說？

海 我不配擁有我所有的財富，我也不敢說它是我的，雖然它是屬於我的；我就像是一個膽小的竊賊，雖然法律已經把一份家產判給他，他還是想把它悄悄偷走。

貝 你想要些什麼？

海 我的要求是極其微小的，實在也可以說毫無所求。夫君，我不願告訴您我要些什麼。陌路之人和仇敵們在分手

的時候，是用不到親吻的。

貝 請你不要耽擱，趕快上馬吧。

海 我決不違背您的囑咐，夫君。

貝 (向巴) 還有那些人呢？(向海) 再見。(海下) 你回家去吧；祇要我的手臂能够揮舞刀劍，我的耳朵能够聽

辨鼓聲，我是永不回家的了。去！我們就此登程。

巴 好，放出勇氣來！(同下)

第二一幕

第一場 佛羅倫斯公爵府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公爵率侍從，二法國廷臣，及軍士等上。〕

公爵 現在你們已經詳詳細細知道了這次戰爭的根本原因，無數的血已經爲此而流，以後兵連禍結，更不知何日是了。

甲臣 殿下這次出師的，確是名正言順，而在敵人方面，也太過於暴虐無道了。

公爵 所以我很詫異我們的法蘭西王兄對於我們這次堂堂正正的義師，竟會拒絕給我們援手。

甲 殿下，國家政令的決定，不是個人好惡所能左右，小臣地位卑微，更不敢妄加臆測，因此敝國拒絕援助貴邦的原因，要請殿下寬恕，小臣無法奉告。

公爵 既然貴國這樣決定，我們當然也不便強人所難。

乙臣 可是小臣相信，在敝國有許多青年朝士，因爲厭於安樂，一定會絡繹前來，爲貴邦效命的。

公爵 那我們一定非常歡迎，他們一定將在我們這裏享受最隆重的禮遇。兩位既然迢迢來此，誠心投效，就請各就部位，大家本着前仆後繼的精神，踏着先死者的血跡前進。明天我們就要整隊出發了。（喇叭奏花腔，衆下）

第二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伯爵夫人及小丑上。〕

夫人 一切事情都適如我的願望，唯一的遺憾，是他沒有陪着她一起回來。

丑 我看我們那位小爵爺心裏很有點兒不痛快呢。

夫人 請問你何以見得？

丑 他在低頭看着靴子的時候也會唱歌；拉正皺領的時候也會唱歌；向人家問話的時候也會唱歌；剔牙齒的時候也會唱歌。我知道有一個人，在心裏不痛快的時候也有這種脾氣，曾經把一座大莊子半賣半送地給了人家呢。

夫人 （拆信） 讓我看他信裏寫些什麼，幾時可以回來。

丑 我自從一到了京城以後，對於依絲貝兒的這顆心就冷了起來。咱們鄉下的鹹魚沒有京城裏的鹹魚好，咱們鄉下的姑娘也比不上京城裏的姑娘俏。我對於戀愛已經失去了興趣，正像老年人把錢財看作身外之物一樣。

夫人 啊，這是甚麼話？

丑 您自己看是甚麼話吧。（下）

夫人 （讀信） 「兒已遣新婦回家，渠即爲國王療疾之人，而令兒終天抱恨者也。兒雖被迫完婚，未嘗與共枕席；有生之日，誓不與之同處。兒今已亡命出奔，度此信到後不久，消息亦必將達於吾母耳中矣。從此遠離鄉土，永作他鄉之客，幸毋勿以兒爲念。不幸兒貝特蘭上。」豈有此理，這個鹵莽倔强的孩子，這樣一個賢慧的妻子還不中他的意，竟敢拒絕王上的深恩，不怕激起他的憤怒，真太不成話了？

〔小丑重上。〕

丑 啊夫人！那邊有兩個將官獲送着少夫人，帶着不好的消息來了。

夫人 什麼事？

丑 不，還好，還好，少爺還不會馬上就給人殺死。

夫人 他爲甚麼要給人家殺死？

丑 夫人，我聽他們說他逃走了；要是人家把他捉住了，豈不要把他殺死？他們來了，讓他們告訴您吧；我只聽見說少爺逃走了。（下）

〔海倫那及甲乙二臣上。〕

甲 您好，夫人。

海 媽，我的主去了，一去不回了！

乙 別那麼說。

夫人 你耐着點兒吧。對不起，兩位，我因爲一時悲喜交集，簡直的呆住了；請問兩位，我的兒子呢？

乙 夫人，他去幫助佛羅倫斯公爵作戰去了，我們碰見他望那邊去的。我們剛從佛羅倫斯來，在朝廷裏辦好了一些差事，仍舊要回去的。

海 媽，請您瞧瞧這封信，這就是他給我的憑證：「汝倘能得余永不去手之指環，且能腹孕一子，確爲余之骨肉者，始可稱余爲夫；然余可斷言永無此一日也。」這是一個可怕的判決！

夫人 這封信是他請你們兩位帶來的嗎？

甲 是的，夫人；我們很抱歉因爲它使你們不高興。

夫人 媳婦，你不要太難過了；要是你把一切的傷心都歸在你一個人身上，那麼你就把我應當分擔的一部分也佔

乙 奪了去了。他雖然是我的兒子，我從此和他斷絕母子的情分，你是我的唯一的孩子了。他是到佛羅倫斯去的嗎？

夫人 是從軍去嗎？

乙 這是他的英勇的志願；相信我吧，公爵一定會對他十分看重的。

夫人 兩位就是從那邊來的嗎？

甲 是的，夫人，我們剛從那邊兼程回來。

海 「余一日有妻在法蘭西，法蘭西即一日無足以令余眷戀之物。」好狠心的話！

夫人 這些話也是在那信裏的嗎？

海 是的，媽。

甲 這不過是他一時信筆寫下，去的話，並不是真有這樣的心思。

夫人 「一日有妻在法蘭西，法蘭西即一日無足以令余眷戀之物。」法蘭西沒有什麼東西比你的妻子更不配被你所辱沒了；她是應該嫁給一位堂堂貴人，讓二十個像你這樣無禮的孩子爲他供奔走，在她面前太太長太太短地小心侍候的。誰和他在一起？

甲 他祇有一個跟班，那個人我也跟他有一點認識。

夫人 是巴洛嗎？

甲 是的，夫人，正是他。

夫人 那是一個名譽掃地的壞東西。我的兒子受了他的引誘，把他高貴的天性都染壞了。兩位遠道來此，恕我招待

不周。要是你們看見小兒，還要請你們爲我向他寄語，他的劍是永遠贖不回他所已經失去的榮譽的。我還有一封信，寫了要託兩位帶去。

乙 夫人但有所命，鄙人等敢不効勞。

夫人 兩位太言重了。裏邊請坐吧。（夫人及甲乙下）

海 一余一日有妻在法蘭西，法蘭西卽一日無足以令余眷戀之物。」法蘭西沒有可以使他眷戀的東西，除非他在

法蘭西沒有妻子！羅西昂，你將在法蘭西沒有妻子，那時你就可以重新得到你所眷戀的一切了。可憐的人！難道是我把你逐出祖國，讓你那嬌生慣養的身體去當受無情的戰火嗎？難道是我害你遠離風流逸樂的宮廷，使那些從含情的美目中投射出來的溫柔的箭鏃失去了鵠的嗎？乘着火力在天空中橫飛的彈丸呀，讓空氣中充滿着你們穿過氣流而發出的歌聲吧，但願你們不要接觸到我的丈夫的身體！誰要是射中了他，我就是主使暴徒行兇的禍首；誰要是向他奮不顧身的胸前揮動兵刃的，我就是陷他於死地的巨惡；雖然我不會親手把他殺死，他的死卻是因爲我的緣故。我寧願讓我的身體去膏餓獅的饞吻，我寧願世間所有的慘痛集於我的一身。回來吧，羅西昂！不要冒着喪失一切的危險，去換來一個光榮的創疤，我會離此而去的。既然你的不願回來，只是因爲我在這裏的緣故，難道我會繼續留在這裏嗎？不，即使這屋子裏播滿着天堂的香味，即使這裏是天使們遊的樂境，我也不能作一日之留。我一去之後，我的出走的消息，也許會傳到你的耳中，使你得到安慰。快來吧，黑夜快快結束吧，白晝！因爲我這可憐的賊子，要趁着黑暗悄悄溜走。（下）

第三場 佛羅倫斯公爵府前

「喇叭奏花腔；公爵，貝特蘭，巴洛，及軍士等上；鼓角聲。

公爵 我們的馬隊歸你全權統率，但願你馬到功成，不要有負了我的厚望和重託。

貝 多蒙殿下以這樣重大的責任相加，只恐小臣能力微薄，難於勝任，惟有誓竭忠忱，為殿下盡瘁，任何危險，在所不辭。

公爵 那麼你就向前猛進吧，但願命運照顧着你，做你的幸運的情人！

貝 從今天起，偉大的戰神，我投身在你的麾下，幫助我使我的思想一樣剛強，使我祇愛聽你的鼓聲，厭惡那兒女的柔情。（同下）

第四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伯爵夫人及管家上。〕

夫人 唉！你就這樣接下了她的信嗎？你不知道她會像前次一樣，留給我一封書信，不別而行嗎？再唸一遍給我聽。

管家 （讀信）

「為愛忘畛域，致觸彼蒼怒，

赤足禮聖真，懺悔從頭誤。

沙場有遊子，日與死為伍，

莫以薄命故，甘受鋒鏑苦。

還君自由身，樂捐勿復道！

慈母在高堂，歸期須及早。

爲君炷瓣香，祝君永康好。

揮淚乞君恕，離別以終老。」

夫人 啊，在她的最溫婉的字句裏，是藏着多麼尖銳的刺！里拿陀，你問也不問一聲仔細就讓她這樣去了，真是糊塗

透了頂。我要是能够當面用說話勸勸她，也許可以使她取消原來的計劃，現在可是來不及了。

管家 小的真是該死，要是把這封信就在昨夜送給夫人，也許還可以把她追回來，現在就是去追也是白追的了。

夫人 那一個天使願意祝福這個無情無義的丈夫呢？像他這樣的人，是終身不會發達的，除非因爲上蒼歡喜聽她的禱告，樂意答應她的祈願，纔會赦免他那彌天的大罪。里拿陀，趕快替我寫信給這位好妻子的壞丈夫，每一字的每一句都要證明她的賢德，來反襯出他自己的涼薄；我心裏的憂慮悲哀，雖然他一點不會感覺到，你也要給我切切實實地寫在信上。儘快把這封信寄出去，也許他聽見了她已經出走，就會回到家裏來；我還希望她知道他已回來之後，純潔的愛情也會領導她從新回來。我分別不出他們兩個人之中，誰是我所最疼愛的。我的心因憂傷而沉重，年齡使我變成這樣軟弱，我不知道應該流淚呢，還是向人訴述我的悲哀。（同下）

第五場 佛羅倫斯城外

「遠處號角聲。佛羅倫斯一寡婦，黛安娜，梵奧倫泰，瑪麗安娜，及其他市民上。

寡婦 快來吧，要是他們到了城門口，咱們就瞧不見啦。

黛 他們說那個法國伯爵立了很大的功勞。

寡婦 聽說他捉住了他們的主將，還親手殺死他們公爵的兄弟。倒霉！咱們白趕了一趟，他們望另外一條路上去了；聽！他們的喇叭聲越來越遠啦。

瑪 來，咱們回去吧，看不見就聽人家說說也好。喂，黛安娜，你留心這個法國伯爵吧；貞操是處女唯一的光榮，名節是婦人最大的遺產。

寡婦 我已經告訴我的鄰居你怎樣被他的一個同伴所看上啦。

瑪 我認識那個壞蛋死東西！他的名字就叫巴洛，是個卑鄙齷齪的軍官，那個年青伯爵就是給他誘壞的。留心着他吧，黛安娜！他們的許願，引誘，盟誓，禮物，以及這一類煽動情慾的東西，都是害人的圈套，不少的姑娘們都已經上過他們的當了；最可憐的是，這種身敗名裂的可怕的前車之鑒，卻不會使後來的人知道警戒，仍舊一個個如蟻附羶，至死不悟，真可令人嘆息。我希望我不必給你更多的勸告，但願你自己能够立定主意。

黛 你放心吧，我不會上人家當的。

寡婦 但願如此。瞧，一個進香的人來了；我知道她會就攔在我的旅店裏的，來來往往的進香人都知道我的旅店，讓我去問她一聲。

〔海倫那作進香人裝束上。〕

寡婦 上帝保佑您，進香人！您要到那兒去？

海 到聖約克勒格朗。請問您，朝拜聖地的人都是在什麼地方就攔的？

寡婦 在聖佛朗雪斯，就在這港口的近旁。

海 是不是打這條路過去的？

寡婦 正是一點不錯。你聽！（遠處軍隊行進聲）他們望這兒來了。進香客人，您要是在這兒等一下，等軍隊過去以後，我就可以領您到下宿的地方去。我想您一定認識那家宿店的女主人，正像您認識我一樣。

海 原來大娘就是店主太太嗎？

寡婦 豈敢豈敢。

海 多謝您的好意，那麼有勞您啦。

寡婦 我看您是從法國來的嗎？

海 是的。

寡婦 您可以在這兒碰見一個同國之人，他曾經在佛羅倫斯立下很大的功勞

海 請教他姓甚名誰？

寡婦 他就是羅西昂伯爵。您認識這樣一個人嗎？

海 但聞其名，不識其面，他的名譽很好。

黛 不管他是一個何等樣人，他在這裏是很出風頭的。據說他從法國出亡來此，因為國王強迫他跟一個他所不歡喜的女人結婚。您想是有這回事嗎？

海 是的，真有這回事；他的夫人我也認識。

黛 有一個跟隨這位伯爵的人，對她的批評不是頂好。

海 他叫甚麼名字？

黛 他叫巴洛。

海 啊！我跟他完全同意，她的確沒有什麼值得恭維之處，更配不上像那位伯爵那樣的大人物，她的名字的確是值得掛齒的。她的唯一的好處，只有她的貞靜，緘默，我還不曾聽見人家在這方面譏議過她。

黛 唉，可憐的女人！做一個失愛於夫主的妻子，真够受罪了。

寡婦 是啦；好人兒，她無論在什麼地方，她的心永遠是載滿了淒涼的。這小妮子要是願意，也可以做一件對她不起的事呢。

海 您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是不是這個好色的伯爵想要把她勾誘？

寡婦 他確有這個意思，曾經用盡各種手段想要破壞她的貞操，可是她對他戒備森嚴，絕不讓他稍有下手的機會。

瑪 神明保佑她守身如玉！

〔佛羅倫斯軍士一隊上，旗鼓前導，貝特蘭及巴洛亦列隊中。〕

寡婦 瞧，現在他們來了，那個是安東尼奧，公爵的長子；那個是埃斯卡勒斯。

海 那法國人呢？

黛 他，那個帽子上插着羽毛的，他是一個很漂亮的傢伙；我希望他愛他的妻子。他要是老實一點，那就更好了。他不是一個很俊的男人嗎？

海 我很歡喜他。

黛 可惜他太不老實。那一個就是誘他爲非作惡的壞傢伙；倘然我是他的妻子，我一定要用毒藥毒死那個混賬東西。

海 那一個是他？

黛 就是披着肩巾的那個鬼傢伙。他爲什麼好像悶悶不樂似的。

海 也許他在戰場上受了傷了。

巴 把我們的鼓也丟了！哼！

瑪 他好像有些心事。瞧，他看見我們啦。

寡婦 嘿，死東西！

瑪 誰希罕你那些鬼殷勤兒！（貝、巴、軍官、及兵士等下）

寡婦 軍隊已經過去了。來，進香客人，讓我領您到下宿的地方去。咱們店裏已經住下了四五個修行人，他們都是去朝拜偉大的聖約克的。

海 多謝多謝。今晚我還想作個東道，請這位嫂子和這位好姑娘陪我們一起吃飯，我還可以把這位聖女的寶訓講一些給你們聽。

瑪、黛 謝謝您，我們一定奉陪。（同下）

第六場 佛羅倫斯城前營帳

〔貝特蘭及甲乙二臣上。〕

甲 不，我的好爵爺，讓我們試他一試，看他怎麼樣。

乙 您要是發現他不是個卑鄙小人，請您從此別相信我。

甲 憑着我的生命起誓，他是一個騙子。

貝 你們以為我一直受了他的騙嗎？

甲 相信我，爵爺，我一點沒有惡意，照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懦夫，一個到處造謠言說謊話的騙子，每小時都在作着背信爽約的事，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可以採取的好處。

乙 您應該明白他是怎樣一個人，否則要是您太相信了他，有一天他會在一個關係重大的事情上連累了您的。

貝 我希望我知道用怎樣方法去試驗他。

乙 最好就是叫他去把那面失去的鼓奪回來，您已經聽見他自告奮勇過了。

甲 我就帶着一隊佛羅倫斯軍士，扮成敵軍的樣子，在半路上突然攔截他。我們把他捉住，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兜了幾個圈子，然後帶他回到自己的營裏，讓他相信他已經在敵人的陣地裏了。您可以看我們怎樣審問他，要是他並不貪生怕死，出賣友人，把他所知道的我們這裏的事情指天誓日地一古腦兒招出來，那麼請您以後再不要相信我的話好了。

乙 啊！叫他去奪回他的鼓來，好讓我們解解悶兒；他說他已經有了一個妙計；可以去把它奪回來。您要是看見了他怎樣完成他的任務，看看他這塊廢銅爛鐵究竟可以鑄成些什麼材料，那時你倘不搗他一頓拳頭，我纔信你他來啦。

甲 啊！這是個絕妙的玩笑，讓我們不要阻擋他的壯志，讓他去把他的鼓奪回來。

〔巴洛上。〕

貝 啊，隊長！你還是在念念不忘這面鼓嗎？

乙 媽的！這算什麼，左右不過是一面鼓罷了。

巴 不過是一面鼓！怎麼叫不過是一面鼓？難道這樣丟了就算了？沒有鼓怎麼可以調節人馬的進退？怎麼可以馳驅奪陣？怎麼可以分兵合圍？

乙 那可不能怪誰的不是啊；這一種損失本來是戰爭中所不免的，就是該撤做了大將，也是沒有辦法的。

貝 究竟我們這回是打了勝仗的。丟了鼓雖然有點失面子，已經丟了沒有法子奪回來，也就算了。

巴 它是可以奪回來的。

貝 也許可以，可是現在已經沒有法想了。

巴 沒法想也得奪它回來。倘不是因為論功行賞，往往總是給濫竽充數的人佔了便宜去，我一定要去拚死奪回那面鼓來。

貝 很好，隊長，你要是真有這樣膽氣，你要是以為你的神出鬼沒的戰略，可以把這三軍光榮所繫的東西重新奪了回來；那麼請你儘量發揮你的雄才，試一試你的本領吧。要是你能够成功，我可以給你在公爵面前特別吹噓，他不但會大大地褒獎你，而且一定會重重賞你的。

巴 我願意舉着這一隻軍人的手鄭重起誓，我一定要幹它一下。

貝 好，現在你可不能含糊糊賴過去了。

巴 我今晚就去；現在我馬上就把一切困難放在腦後，鼓起必勝的信念，打起視死如歸的決心來，等到半夜時候，你們等候我的消息吧。

貝 我可不可以現在就去把你的決心告訴公爵殿下？

巴 我不知道此去成敗如何，可是大丈夫說做就做，決無反悔。

貝 我知道你是個勇敢的人，憑着你的過人的智勇，一定會成功的。再會。

巴 我不喜歡多說廢話。（下）

甲 你是不喜歡多說廢話，那麼魚兒也不會喜歡水了。爵爺，您看他自己明明知道這件事情辦不到，偏偏會那樣大言不慚地好像看得那樣有把握；雖然誇下了口，卻又硬不起頭皮來，真是個莫明其妙的傢伙！

乙 爵爺，您沒有我們知道他得仔細；他憑着那副吹拍的工夫，果然很會討人家的歡喜，別人在一時之間也不容易看破他的真相，可是等到你知道了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以後，你就永遠不會再相信他了。

貝 難道你們以為他這樣鄭重其事地一口答應下來，竟會是空口說說的嗎？

甲 他絕對不會認真去做的；他在什麼地方溜了一趟，回來編了一個謊，造了兩三個謠言，就算完了事了。可是我們已經佈下陷阱，今晚一定要叫他出醜。像他這樣的人的確是不值得您去擡舉的。

乙 我們在把這狐狸闖進籠子以前，還要先把他的戲弄一番。拉敷老大人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了。等他原形顯露以後，請您瞧瞧他是個什麼東西吧；今天晚上您就知道了。

甲 我要去找我的棒兒來，今晚一定要捉住他。

貝 我要請你這位兄弟陪我走走。

甲 悉隨爵爺尊便，失陪了。（下）

貝 現在我要把你帶到我跟你說起的那家人家去，讓你見見那位姑娘。

乙 可是您說她是很規矩的。

貝 就是這一點討厭。我只跟她說過一次話，她對我冷冰冰的一點笑容都沒有。我曾經叫巴洛那混蛋替我送給她

乙 許多禮物和情書，她都完全退還了，把我弄得毫無辦法。她是個很縹緲的人兒。你願意去見見她嗎？願意願意，請了。（同下）

第七場 佛羅倫斯；寡婦家中一室

〔海倫那及寡婦上。〕

海 您要是不相信我，我就是她，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向您證明，我的計劃也就沒有法子可以實行了。

寡婦 我的家道雖然已經中落，可是我也是好人家出身，這一類事情從來不曾幹過；我不願現在因為做了不乾不淨的勾當，而沾污了我的名譽。

海 如果是不名譽的事，我也決不希望您去做。第一，我要請您相信我，這個伯爵的確就是我的丈夫，我剛纔對您說過的話，沒有半個字虛假；所以您要是答應幫助我，決不會有錯的。

寡婦 我應當相信您，因為您已經向我證明您的確是一位名門貴婦。

海 這一袋金子請您收了，略為表示我一點感謝您好心幫助我的意思，等到事情成功以後，我還要重重謝您。伯爵看中令媛的姿色，想要用淫邪的手段來誘惑她，讓她答應了他的要求吧，我們可以指導她用怎樣的方式誘他入彀；他在熱情的煽動下，一定會答應她的任何條件。他的手指上佩着一個指環，是他四五代以前祖先的遺物，世世相傳下來的，他把它看得非常寶貴；可是令媛要是向他討這指環，他爲了滿足他的慾念起見，也許會不顧日後的懊悔，毫無吝色地送給她的。

寡婦 現在我明白您的用意了。

海 那麼您也知道這一件事情是合法的了。祇要令媛在假裝願意之前，先向他討下了這指環，然後約他一個時間相會，事情就完了；到了那時間，我會頂替她赴約，她自己還是白璧無瑕，不會受他的污辱。事成之後，我願意在她已有的嫁奩上，再送她三千克朗，答謝她的辛勞。

寡婦 我已經答應您了，可是您還得先去教我的女兒用怎樣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使這場合法的騙局不露破綻。他每夜都到這裏來，彈唱着各種樂曲歌頌她的庸姿陋質；我們也沒有法子把他趕走，他就像有關生死一樣不肯離開。

海 那麼好，我們就在今夜試一試我們的計策吧；要是能够幹得成功，那就是假罪惡之行，行合法之事，手段雖然不正當，行爲卻並無錯誤。我們就這樣進行起來吧。（同下）

第四幕

第一場 佛羅倫斯軍營外

【甲臣率埋伏軍士五六人上。

甲 他一定會打這籬笆角上經過。你們向他衝上去的時候，大家都要齊聲亂嚷，講着一些希奇古怪的說話，即使說得自己也聽不懂，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都要假裝聽不懂他的說話，只有一個人聽得懂，我們就叫那個人出來做翻譯。

兵士甲 隊長，讓我做翻譯吧。

甲 你跟他不熟悉嗎？他聽得出你的聲音來嗎？

兵士甲 不，隊長，我可以向您擔保他聽不出我的聲音。

甲 那麼你向我們講些甚麼南腔北調呢？

兵士甲 就跟你們向我說的那些話一樣。

甲 我們必須使他相信我們是敵人軍隊中的一隊客籍軍。他對於鄰近各國的方言都懂得一些，所以我們必須每個人隨口瞎嚷一些大家聽不懂的話兒；好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目的是甚麼，因此可以彼此心照不宣，假裝懂得就是了；儘管像老鴉叫似的，咕哩呱嚕一陣子，越糊塗越好。至於你做翻譯的，必須表示出一副機警調皮的樣

子來。啊，快快埋伏起來！他來了，他一定是到這裏來睡上兩點鐘，然後回去編造一些謊話哄人。

〔巴洛上。〕

巴 十點鐘了；再過三點鐘便可以回去。我應當說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這謊話一定要編造得十分巧妙，纔會叫他們相信。他們已經有點疑心我，倒霉的事情近來接二連三到我的頭上來。我覺得我的這一條舌頭太膽大了，我的那顆心卻又太膽小了，看見戰神老爺和他的那些嘍囉們的影子，就會戰戰兢兢，話是說得出來，一動手就嚇軟了。

甲 （旁白）這是你第一次說的老實話。

巴 我明明知道丟了的鼓奪不回來，我也明明知道我一點沒有去奪回那面鼓來的意思，什麼鬼附在我身上，叫我誇下這個大口？我必須在我身上割破幾個地方，好對他們說這是力戰敵人所留的傷痕；可是輕微的傷口不會叫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要說，「你這樣容易就脫身出來了嗎？」重一點呢，又怕痛了皮肉。這怎麼辦呢？鬮禍的舌頭呀，你要是再這樣瞎三話四害苦我，我可要割下你來，放在老婆子的嘴裏，這輩子寧願做個啞巴子了。

甲 （旁白）他居然也會有自知之明嗎？

巴 我想要是我把衣服撕破了；或是把我那柄西班牙劍，敲斷了，也許可以叫他們相信。

甲 （旁白）那我們可賠你不起。

巴 或者把我的鬚鬚割去了，說那是一個計策。

甲 （旁白）這不行。

巴 或者把我的衣服丟在水裏，說是給敵人剝去了。

甲 (旁白) 也不行。

巴 我可以賭咒說我從十八丈高的城頭上跳下來。

甲 (旁白) 你賭下三個重咒人家也不會信你。

巴 可是頂好我能够拾到一面敵人棄下來的鼓，那麼我就可以賭咒說那是我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了。

甲 (旁白) 別忙，你就可以聽見敵人的鼓聲了。

巴 哎喲，真的是敵人的鼓聲！(內喧嚷聲)

甲 色洛加摩伏塞斯，卡哥，卡哥。

衆 卡哥，卡哥，維利安達。拍考薄，卡哥。(衆擒巴，以巾掩其目)

巴 啊！救命！救命！不要遮住我的眼睛。

軍士甲 波斯哥斯·色洛末爾陀·波斯哥斯。

巴 我知道你們是一隊莫斯科兵；我不會講你們的話，這回真的要送命了。要是列位中間有人懂得德國話，丹麥話，荷蘭話，意大利話，或者法語的話，請他跟我說話，我可以告訴他佛羅倫斯軍隊中的秘密。

軍士甲 波斯哥斯·伏伐陀。我懂得你的話，會講你的話。克累利旁托朋友，你不能說謊，小心點吧，十七把刀兒指着你的胸口呢。

巴 哎喲！

軍士甲 哎喲！跪下來禱告吧。曼加·累凡尼亞·都爾契。

甲 奧斯考皮都爾卻斯·伏利伏科。

軍士甲 將軍答應暫時不殺你；現在我們要把你這樣蒙着眼睛，帶你回去盤問，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軍事上的祕密，贖回你的狗命。

巴 啊，放我活命吧！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營裏的一切祕密，一共有多少人馬，他們的作戰方略，還有許多可以叫你們吃驚的事情。

軍士甲 可是你不會說謊話吧？

巴 要是我說了半句謊話，死後不得超生。

軍士甲 阿考陀·林他來，饒你多活幾個鐘點。（率若干軍士押巴下，內起喧嚷聲片刻）

甲 去告訴羅西昂伯爵和我的兄弟，說我們已經把那頭野鳥捉住了，他的眼睛給我們蒙住着，請他們決定如何處置。

軍士乙 是，隊長。

甲 你再告訴他們，他將要在我們面前洩漏我們的祕密。

軍士乙 是，隊長。

甲 現在我先把，他好好的關起來再說。（同下）

第二場 佛羅倫斯寡婦家中一室

〔貝特蘭及黛安娜上。〕

貝 他們告訴我你的名字是芳娣佩兒。

黛 不，爵爺，我叫黛安娜。

貝 果然你比月中的仙子還要美上幾分！可是美人，難道你外表這樣秀美，你的心裏竟不讓愛情有一席之地嗎？要是青春的熾烈的火燄不曾燃燒着你的靈魂，那麼你不是女郎，簡直是一座石像了。你倘然是一個有生命的活人，就不該這樣冷酷無情。你現在應該學學你母親開始懷孕着你的時候那種榜樣纔對。

黛 她是個貞潔的婦人。

貝 你也是。

黛 不，我的母親不過盡她應盡的名分，正像您對您夫人也有應盡的名分一樣。

貝 別說那一套了！請不要再為難我了吧。我跟她結婚完全出於被迫，可是我愛你卻是因為我自己心裏的愛情在鞭策着我。我願意永遠供你的驅使。

黛 對啦，在我們沒有願意供你們驅使之前，你們是願意供我們驅使的；可是一等到你們把我們枝上的薔薇採去以後，你們就把棘刺留着刺痛我們，反倒來嘲笑我們的枝殘葉老。

貝 我不是向你發過無數次的誓了嗎？

黛 許多的誓不一定可以表示真誠，真心的誓祇要一個就够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倘能質之天日而無愧，那麼不必指天誓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請問要是我實在一點不愛你，我却指着上帝的名字起誓，說我深深地愛着你，這樣的誓是不是可以相信的呢？照我看起來，你的那許多誓也不過是些嘴邊的空話罷了。

貝 不要這樣想。不要這樣神聖而殘酷。戀愛是神聖的，我的純潔的心，也從來不懂得你所指斥男子們的那種奸詐。不要再這樣冷淡我，請你快來安慰安慰我的飢渴吧。你祇要說一聲你是我的，我一定會始終如一地永遠愛着

你。

黛 男人們都是用這種手段，誘我們失身的。把那個指環給我。

貝 好人，我可以把它借給你，可是我不能給你。

黛 您不願意嗎，爵爺？

貝 這是我家世世相傳的寶物，如果我把它丟了，那是莫大的不幸。

黛 我的名譽也就像這指環一樣；我的貞操也是我家世世相傳的寶物，如果我把它丟了，那是莫大的不幸。我正可借用您的說法，拒絕您企圖玷污我的名譽的無益的試探。

貝 好，你就把我的指環拿去吧；我的家，我的名譽，甚至於我的生命，都是屬於你的，我願意一切聽從你。

黛 今宵半夜時分，你來敲我臥室的窗門，我可以預先設法調開我的母親。可是你必須依從我一個條件，當你征服了我的童貞之身以後，你不能耽擱一小時以上，也不要對我說一句話。爲什麼要這樣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這指環還給你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今夜我還要把另一個指環套在你的手指上，留作後日的信物。晚上再見吧，可不要失約啊。你已經贏得了一個妻子，我的終身卻也許從此毀了。

貝 我得到了你，就像是踏進了地上的天堂。（下）

黛 有一天你會感謝上天，幸虧遇見了我。我的母親告訴我他會怎樣向我求愛，她就像住在他心裏一樣說得一點不錯；她說，男人們所發的誓，都是千篇一律的。他發誓說等他妻子死了，就跟我結婚；我寧死也不願跟他同牀共枕。這種法國人這樣靠不住，與其嫁給他，還不如終身做個處女的好。他想用欺騙手段誘惑我，我現在也用欺騙手段報答他，想來總不能算是罪惡吧。（下）

第三場 佛羅倫斯軍營

〔甲乙二臣及軍士二三人上。〕

甲 你還沒有把他母親的信交給他嗎？

乙 我已經在一點鐘前給了他；信裏好像有些什麼話激發了他的天良，因為他讀了信以後，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甲 他拋棄了這樣一位溫柔賢淑的妻子，真不應該。

乙 他更不應該在王上對他非常眷寵的時候，拂逆了他的意旨。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可是你不能講給別人聽。甲 你告訴了我以後，我就把它埋葬在自己的心裏，決不再向別人說起。

乙 他已經在這裏佛羅倫斯勾搭了一個良家少女，她的貞潔本來是很有名的；今夜他就要逞他的淫慾去破壞她的貞操，他已經把他那顆寶貴的指環送給她了。

甲 上帝饒恕我們！我們這些人類真不是東西！

乙 人不過是他自己的叛徒；正像一切叛逆的行爲一樣，我們眼看着自己的罪惡成長，卻不去抑制它，讓它幹下了不可收拾的事，以至於身敗名裂。

甲 那麼今夜他不能來了嗎？

乙 他的時間表已經排好，一定要在半夜之後方纔回來。

甲 那麼再等一會兒他也該來了。我很希望他能够親眼看見他那個同伴的本來面目，讓他明白明白他自己的判

斷有沒有錯誤，他是很看重這個騙子的。

乙 我們還是等他來了再處置那個人吧，這樣纔好叫他無所遁形。

甲 現在還是談談戰事吧，你近來聽到甚麼消息沒有？

乙 我聽說兩方面已經在進行和議了。

甲 不，我可以確實告訴你，和議已經成立了。

乙 那麼羅西昂伯爵還有些什麼事好做呢？他還是再到別處去旅行呢，還是打算回法國去！

甲 你這樣問我，大概他還沒有把你當作一個心腹朋友看待。

乙 但願如此，否則他幹的事我也要脫不了干係了。

甲 告訴你吧，他的妻子在兩個月以前從他家裏出走，說是要去參禮聖約克勒格朗；參禮完畢以後，她就在那地方住下，因為她的多愁善感的天性，經不起悲哀的襲擊，所以一病不起，終於嘆了最後的一口氣。現在是在天上唱歌了。

乙 這消息也許不確吧？

甲 她在臨死以前的一切經過，都有她親筆的信可以證明；至於她的死訊，也已經由當地的牧師完全證實了。

乙 這消息伯爵也完全知道了嗎？

甲 是的，他已經知道了詳細的一切。

乙 他聽見這消息，一定很高興，想起來真是可嘆。

甲 我們有時往往會把我們的損失當作幸事！

乙 有時我們卻因為幸運而哀傷流淚！他在這裏憑着他的勇敢，雖然獲得了極大的光榮，可是他回家以後所將遭遇的恥辱，也一定是同樣大的。

甲 人生就像是一匹用善惡的絲線交錯織成的布；我們的善行必須受我們的過失的鞭打，我們的罪惡卻又賴我們的善行把它們掩蓋。

〔一僕人上。〕

甲 啊，你的主人呢？

僕 他在路上遇見公爵，已經向他辭了行，明天早晨他就要回法國去了。公爵已經給他寫好了推薦書，向王上竭力稱道他的才幹。

乙 王上正在對他生氣，為他說幾句即使是溢美的好話，倒也是不可少的。

甲 他來了。

〔貝特蘭上。〕

甲 啊，爵爺已經過了午夜了嗎？

貝 我今晚已經幹好了十六件每一件需要一個月時間纔辦得了的事情；我已經向公爵辭行，跟他身邊最親近的人告別，安葬了一個妻子，為她辦好了喪事，寫信通知我的母親我就要回家了，並且招待過護送我回去的衛隊；除了這些重要的事情以外，還幹好了許多小事情；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還不曾辦妥。

乙 要是這件事情有點棘手，您一早又就要動身，那麼現在您該把它趕快辦好纔是。

貝 我想把它不了了之，以後也希望不再聽見人家提起它了。現在我們還是來開始審問那個騙子吧。來，把他抓出

來；他像一個妖言惑衆的江湖術士一樣欺騙了我。

乙 把他抓出來。（軍士下）他已經鎖在脚牯裏坐了一整夜了，可憐的勇士！

貝 這也是活該，他平常也太够大模大樣了。他被捕以後是怎樣一副神氣？

甲 他哭得像一個倒翻了牛乳罐的小姑娘。他把摩根當作了一個牧師，把他從有生以來直到鎖在脚牯裏爲止的一生經歷源源本本向他懺悔；您想他懺悔些什麼？

貝 他沒有提起我的事情吧？

乙 他的供狀已經筆記下來，等會兒可以當着他的面公開宣讀；要是他曾經提起您的事情，——我想您是給他提起過的，——請您耐着性子聽下去。

〔軍士押巴洛上。〕

貝 該死的東西！還把臉都遮起來了呢！他不會說我甚麼的。我且不要作聲，聽他怎麼說。

甲 蒙臉人來了！浦托·達達洛薩。

軍士甲 他說要把你用刑，你看怎樣？

巴 你們不必逼我，我會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招供出來；要是你們把我榨成了肉醬，我也還是說這麼幾句話。

軍士甲 波斯哥·契末卻。

甲 波勃利平陀·契克末哥。

軍士甲 真是一位仁慈的將軍。這裏有一張開列着問題的單子，將爺叫我照着它問你，你須要老實回答。

巴 我希望活命，一定不會說謊。

軍士甲 「第一，問他公爵有多少馬匹。」你怎麼回答？

巴 五六千匹，不過全是老弱無用的，隊伍分散各處，軍官都像叫化子，我可以用我的名譽和生命向你們擔保。

軍士甲 那麼我就把你的回答照這樣記下來了。

巴 好的，你要我發無論甚麼誓都可以。

貝 他可以什麼都不顧，真是個沒有救藥的狗才！

甲 您弄錯了，爵爺；這位是赫赫有名的軍事專家巴洛先生，這是他自己親口說的，在他的領結裏藏着全部戰略，在他的刀鞘裏安放著渾身的武藝。

乙 我從此再不相信一個把他的劍擦得雪亮的人；我也再不相信一個穿束得整整齊齊的人，會有什麼真才實學。

軍士甲 好，你的話已經記下來了。

巴 我剛纔說的是五六千匹馬，或者大約這個數目，我說的是真話，記下來吧，我說的是真話。

甲 他說的這個數目，倒有八九分真。

貝 他現在所說的真話，比假話還要可惡。

巴 請您記好了，我說那些軍官們都像叫化子。

軍士甲 好，那也記下了。

巴 謝謝您啦。真話就是真話，這些傢伙都是寒儉得不成樣子的。

軍士甲 「問他步兵有多少人數。」你怎麼回答？

巴 你們要是放我活命，我一定不說謊話。讓我看：史卑里奧，一百五十人；西巴斯衰，一百五十人；戈蘭勃斯，一百五十

人約克斯，一百五十人；吉爾襄，戈斯謨，洛獨威克，葛拉替，各二百五十人；我自己所帶的一隊，還有契托弗，伏蒙特，本替，各二百五十人；一共算起來，好的歹的併在一起，還不到一萬五千人，其中的半數連他們自己外套上的雪，都不敢揮掉，因為他們唯恐身子搖了一搖，就會像朽木一樣倒塌下來。

貝 這個人應當把他怎樣處治纔好？

甲 我不必，我們應該謝謝他。問他我這個人怎樣，公爵對我信任不信任。

軍士甲 好，我已經把你的話記下來了。「問他公爵營裏有沒有一個法國人名叫杜曼大尉的；公爵對他的信用如何；他的勇氣如何；爲人是否正直，軍事方面的才能怎樣；假如用重金賄賂他，能不能誘他背叛。」你怎麼回答？你知道的怎樣？

巴 請您一條一條問我，讓我逐一回答。

軍士甲 你認識這個杜曼大尉嗎？

巴 我認識他，他本來是巴黎一家木匠舖裏的徒弟，因爲把市長家裏的一個不知人事的傻子頭弄大了肚皮，給他的師父一頓打趕了出來。（甲舉手欲打）

貝 且慢，不要打他；他的腦袋免不了要給一引瓦掉下來把它碰碎的。

軍士甲 好，這個大尉在不在佛羅倫斯公爵的營裏？

巴 他是在公爵營裏，他的名譽一場糊塗。

甲 不要這樣瞧着我，我的好爵爺，他就會說起您的。

軍士甲 公爵對他的信用怎樣？

巴 公爵只知道他是我手下的一個下級軍官，前天還寫信給我叫我把他開革；我想他的信還在我的口袋裏呢。

軍士甲 好，我們來搜。

巴 不瞞您說，我記得可不大清楚，也許它在我口袋裏，也許我已經把它跟公爵給我的其餘的信一起放在營裏歸檔了。

軍士甲 找到了；這兒是一張紙，我要不要向你讀一遍？

巴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公爵的信。

貝 我們的翻譯看了就會知道的。

軍士甲 「黛安那，伯爵是個有錢的傻大少，——」

巴 那不是公爵的信，那是我寫給佛羅倫斯城裏一位名叫黛安那的良家少女的信，我勸她不要受人家的引誘，因為有一個羅西昂伯爵看上了她，他是一個愛胡調的傻哥兒，一天到晚轉女人的念頭。請您還是把這封信放好了吧。

軍士甲 不對不起，我要把它先讀一遍。

巴 我寫這封信的用意是非常誠懇的，完全是為那個姑娘的前途着想；因為我知道這個少年伯爵是個危險的淫棍，他是色中餓鬼，出名的破壞處女貞操的魔王。

貝 該死的反覆小人！

軍士甲

「他要是向你盟山誓海，

你就向他把金銀索討；

你須要半推半就，若即若離，

莫讓他把溫柔的滋味嚐飽

一朝肥肉嚥下了他嘴裏，

你就永遠不要想他付鈔。

一個軍人這樣對你忠告：

寧可和有年紀人來往，

不要跟少年郎們胡調。

你的忠僕巴洛上」

貝 我們應當把這首詩貼在他的額角上，拖着他遊行全營，一路上把鞭子抽着他。

甲 爵爺，這就是您的忠心的朋友，那位博通萬國語言的專家，全能百曉的軍人。

貝 我以前最討厭的是貓，現在他在我眼中就是一頭貓。

軍士甲 朋友，照我們將軍的面色看來，我們就要把你吊死了。

巴 將爺，無論如何，請您放我活命吧。我並不是怕死，可是因為我自知罪孽深重，讓我終其天年，也可以懺悔懺悔我

的餘生。將爺，把我關在地牢裏，鎖在腳桔裏，或者丟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好，千萬饒了我的一命！

軍士甲 要是你能够老老實實招認一切，也許還有通融餘地。現在還是繼續問你那個杜曼大尉的事情吧。你已經

回答過公爵對他的信用和他的勇氣，現在要問你這人爲人是否正直？

巴 他會在和尚寺裏偷雞蛋；講到強姦婦女，沒有人比得上他；毀誓破約，是他的拿手本領；他掉起詭來，可以顛倒黑白，淆亂是非；酗酒是他最大的美德，因為他一喝酒便會爛醉如豬，倒在牀上，不會再去闖禍，唯一倒霉的只有他的被褥，可是人家知道他的脾氣，總是把他扛到稻草上去睡。關於他的正直，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凡是一個正人君子所不應該有的品質，他無一不備；凡是一個正人君子所應該有的品質，他一無所有。

甲 他說得這樣天花亂墜，我倒有點歡喜他起來了。

貝 因為他把你形容得這樣巧妙嗎？該死的東西！他越來越像一頭貓了。

軍士甲 你說他在軍事上的才能怎樣？

巴 我不願說他的謊話，他曾經在英國戲班子裏播過鼓，此外我就不知道他的軍事上的經驗了；我希望我能夠說他幾句好話，可是實在想不起來。

甲 他的無恥厚臉，簡直是空前絕後，這樣一個寶貨倒也是不可多得的。

貝 該死！他真是一頭貓。

軍士甲 他既然是這樣一個卑鄙下流的人，那麼我也不必向你賄賂能不能引誘他反叛了。

巴 給他幾毛錢，他就可以把他的靈魂連同世襲繼承權全部出賣。

軍士甲 他還有一個兄弟，那另外一個杜曼大尉呢？

乙 他爲什麼要問起我？

軍士甲 他是怎樣一個人？

巴 也是一個窠裏的老鴉；從好的方面講，他還不如他的兄長，從壞的方面講，可比他的哥哥勝過百倍啦，他的哥哥

是出名的天字第一號的懦夫，可是在他面前還要甘拜下風。退後起來，他比誰都奔得快；前進起來，他就要寸步難移了。

軍士甲 要是放你活命，你願不願意到佛羅倫斯人那裏給我們做內應？

巴 願意願意，他們的騎兵隊長就是那個羅西昂伯爵，一定會中我的計的。

軍士甲 我去對將軍說，看他意思怎樣。

巴（旁白）我從此再不打甚麼倒霉鼓了！我原想冒充一下好漢，騙騙那個淫蕩的伯爵哥兒，誰知道幾乎送了一條性命！

軍士甲 朋友，沒有辦法，你還是不免一死。將軍說，你這樣不要臉地洩漏了自己軍中的祕密，還把知名當世的貴人這樣信口詆毀，留你在這世上，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必須把你執行死刑。來，劍子手，把他的頭砍下了。

巴 噯，我的天爺爺，饒了我吧！倘然一定要我死，那麼也讓我親眼看個明白。

軍士甲 那倒可以允許你，讓你向你的朋友們辭行吧。（解除巴洛臉上所縛之布）你瞧一下，有沒有你認識的人在這裏？

貝 早安，好隊長！

乙 上帝祝福您，巴洛隊長！

甲 上帝保佑您，好隊長！

乙 隊長，我要到法國去了，您要我帶什麼信去給拉拉敷大人嗎？

甲 好隊長，您肯不肯把您替羅西昂伯爵寫給黛安那小姐的情詩抄一份給我？可惜我是個天字第一號的懦夫，否

則我一定強迫您默寫出來；現在我不敢勉強您，只好失陪了。（貝及甲乙下）

軍士甲 隊長，您這回可出了醜啦！

巴 明鎗好躲，暗箭難防，任是英雄好漢，也逃不過鬼計陰謀。

軍士甲 要是您能够發現一處除了蕩婦淫娃之外沒有其他的人居住的國上，您倒很可以在那裏南面稱王，建立起一個無恥的國家來。再見，隊長；我也要到法國去，我們會在那裏說起您的。（下）

巴 管他哩，我還是我行我素。倘然我是個有幾分心肝的人，今天一定會無地自容；可是雖然我從此掉了官，我還是照舊吃吃喝喝，照樣睡得爛熟，像我這樣的人，到處爲家，什麼地方不可以混混過去。可是我要警告那些喜歡吹牛的朋友們，不要太吹過了頭，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是一頭驢子的。我的劍呀，你從此鏽起來吧！巴洛呀，不要害臊。老着臉皮活下去吧！人家作弄你，你也可以作弄人家，天生世人，誰都不會沒有辦法的。他們都已經走了，待我追上前去。（下）

第四場 佛羅倫斯，寡婦家中一室

〔海倫那，寡婦，及黛安那上。〕

海 爲了使你們明白我並沒有欺弄了你們，一個當今最偉大的人物可以替我做保證；在我還沒有完成我的目的以前，我必須在他的寶座之前下跪。過去我會經替他做過一件和他的生命差不多同樣寶貴的事，即使是犢頑無情的韃靼人，也不能不出衷迸出一聲感謝。有人告訴我他現在在馬賽，正好有便人可以護送我們到那兒去。我還要告訴你們知道，人家都是當我已經死去的了。現在軍隊已經解散，我的丈夫也回家去了，要是我能够得

到上天的默佑和王上的准許，我們也可以早早回家。

寡婦 好夫人，請您相信我，我是您的最忠實的僕人，凡是您信託我去做的事，我無不樂意爲您効勞。

海 大娘，你也可以相信我是你的一個最好的朋友，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怎樣纔可以報答你的厚意。你應該相信，既然上天註定使你的女兒幫助我得到一個丈夫，它也一定會使我幫助她如心稱意地嫁一位如意郎君。我就是不懂男子們的心理，竟會向一個被認爲厭物的女子傾注他的萬種溫情！沉沉的黑夜使他察覺不出自己已經受人愚弄，抱着一個避之唯恐不及的蛇蝎，還以爲就是那已經杳如黃鶴的玉人，可是這些話我們以後再說吧。

黛安那，我還要請你爲了我的緣故，稍爲委屈一下。

黛 您無論吩咐我做什麼事，祇要不斷名節，我都願意爲您忍受一切，死而無怨。

海 可是我還要勸你，轉眼就是夏天了，野薔薇快要綠葉滿枝，遮掩了它週身的棘刺；你也應當在溫柔之中，保留着幾分鋒銳。我們可以出發了，車子已經預備好，疲勞的精神也已經養息過來。萬事吉凶成敗，須看後場結局，倘能如願以償，何患路途紆曲。（同下）

第五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伯爵夫人及拉敷上。〕

拉 不不不，令郎都是因爲受了那個拆白黨的引誘，纔會這樣胡作非爲，那傢伙一日不除，全國的青年都要中他的流毒。倘然沒有這隻大馬蜂，令媳現在一定好好兒活在世上，令郎也一定仍舊在家裏不出去，受着王上的眷寵。

夫人 我但願我從來不曾認識他，都是他害死了一位世上最賢德的淑女。她假如是我的親生骨肉，曾經使我忍受

過懷胎的痛苦的，也不能使我愛她得更爲深切了。

拉 她真是一位好姑娘，所謂靈芝異草，可遇而不可求。我剛纔正要告訴您，自從我聽見了少夫人的噩耗，並且知道令郎就要回來的消息以後，我就央求王上替小女作成一頭親事，實在說起來，這還是王上首先想起，向我當面提說過的。王上已經答應我親任冰人，他對令郎本來頗有幾分不高興，借此正可使他忘懷舊事。不知道夫人的意思怎樣。

夫人 我很滿意，大人；希望這件事情能够圓滿成功。

拉 王上已經從馬賽動身來此，他的身體壯健得像剛滿三十歲的人一樣。他明天就可以到這裏，這消息是一個一向靠得住的人告訴我的，大概不會有錯。

夫人 我能够在未死之前，再見王上一面，真是此生幸事。我已經接到小兒來信，說他今晚便可以到家；大人要是不嫌舍間窄陋，就請在此就攔一兩天，等他們兩人見了面再去好不好？

拉 夫人，無故叨擾，未免於心有愧。

夫人 您太客氣了。

〔小丑上。〕

丑 啊，夫人！少爺就要來了，他臉上還貼着一塊天鵝絨片呢；那天鵝絨片底下有沒有傷疤，要去問那天鵝絨纔知道，可是它的確是一塊很好的天鵝絨。

拉 光榮的疤痕是最好的裝飾。讓我們去迎接令郎吧，我渴想跟這位英勇的少年戰士談談呢。

丑 他們一共有十多個人，大家戴着漂亮的帽子，帽子上插着羽毛，那羽毛看見每一個人都會點頭招呼哩。（同下）

此
页
空
白

第五幕

第一場 馬賽一街道

〔海倫那，寡婦，黛安那，及二從者上。〕

海 像這樣急如星火的晝夜奔波，一定使兩位十分疲倦了；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可是你們既然爲了我的事情，不分晝夜地受了這許多辛苦，我一定會知恩圖報，沒齒不忘的，來得正好。

〔一朝士上。〕

海 這個人要是肯替我們出力，也許可以幫我帶信給王上。上帝保佑您，先生！

朝士 上帝保佑您！

海 尊駕好像曾經在宮廷裏見過。

朝士 我在那面曾經住過一些時間。

海 向來我聽人家說您是個熱心的好人，今天因爲有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不揣冒昧，想要借重大力，倘蒙見助，永感大德。

朝士 您要我做甚麼事？

海 我想勞駕您把這一通訴狀轉呈王上，再請您設法帶我去親自拜見他。

朝士 王上已經不在這裏了。

海 不在這裏了！

朝士 不騙你們，他已經在昨天晚上離開此地，他去得很是匆忙，平常他可不是這樣子的。寡婦 主啊，我們白費了一場辛苦！

海 祇要能夠得到圓滿的結果，何必顧慮眼前的挫折。請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朝士 大概是到羅西昂去；我也正要到那裏去。

海 先生，您大概會比我早一步看見王上，可不可以請您把這一紙訴狀傳到他的手裏？我相信您給我做了這一件事，不但不會受責，而且一定對您大有好處的。我們雖然缺少高車駁馬，一定會儘我們的力量追蹤着您前去。

朝士 我願意効勞。

海 您的好心決不會沒有酬報。咱們應該趕快上路了，去，去，把車馬駕好了。

第二場 羅西昂伯爵夫人府中的內廳

〔小丑及巴洛上。〕

巴 好拉伐契先生，請你把這封信交給拉敷大人。我從前穿綢着緞的時候，你也是認識我的；現在因為失歡於命運，所以纔沾上了這一身臃腫的氣味。

丑 對不起，讓我開開窗子。

巴 不，你不必堵住你的鼻子，我不過比方這樣說說而已。請你替我把這封信送一送好不好？

丑 嘿！對不起，你站開點吧；一個窮光棍也要寫信給一位貴人瞧，他自己來啦。

〔拉敷上。〕

丑 大人，這兒有一頭貓，因為失歡於命運，所以跌在他的爛泥潭裏，沾上了滿身的腌臢。我瞧他的樣子，像是一個寒酸倒霉的蠢東西壞傢伙，請大人把他隨便發落吧。（下）

巴 大人，我是一個不幸在命運的利爪下受到重傷的人。

拉 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呢？現在再去剪掉命運的利爪也太遲了。命運是一個很好的女神，她不願讓小人永遠得志，一定是你自己做了壞事，她纔會加害於你。這幾個錢給你拿去吧。我還有別的事情，少陪了。

巴 請大人再聽我說一句話。

拉 你嫌這錢太少嗎？再給你一個，不用多說啦。

巴 好大人，我的名字是巴洛。

拉 噯，失敬失敬！你的那面寶貝鼓兒怎樣啦？

巴 啊我的好大人，恁是第一個揭破我的人；現在我流落到了這一個地步，還要請大人可憐可憐我，給我一條自新之路。

拉 滾開，混蛋！你要我一面做壞人，一面做好人，推了你下去，再把你拉上來嗎？（內喇叭聲）王上來了，這是他的喇

叭的聲音。你等幾天再來找我吧；你雖然是一個傻瓜，又是一個壞人，可是我也不願瞧着你餓死。你去吧。

巴 謝謝大人。（同下）

第三場 同前；伯爵夫人府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國王，伯爵夫人，拉敷，羣臣，朝士，侍衛等上。〕

王 她的死對於我無異是喪失了一件珍貴的寶物，可是我眞想不到你的兒子竟會這樣癡愚狂悖，不知道她的眞正的價值。

夫人 陛下，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總是他年少無知，乘着一時的血氣，受不住理智的節制，纔會有這樣乖張的行動，請陛下不必多計較了吧。

王 可尊敬的夫人，我曾經對他懷着莫大的憤怒，只待找到機會，便想把重罰降在他的身上，可是現在我已經寬恕一切，忘懷一切了。

拉 請陛下恕我多言，我說，這位小爵爺太對不起陛下，太對不起他的母親，也太對不起他的夫人了，可是他尤其對不起他自己；他所失去的這位妻子，她的美貌足以使人間粉黛一齊失色，她的言辭足以迷醉每一個人的耳朵，她的盡善盡美，足以使最高傲的人俯首臣服。

王 贊美已經失去的事物，使它在記憶中格外顯得可愛，好叫他過來吧；我們已經言歸於好，從此不再重提舊事了。他無須向我求恕；他所犯的重大過失，已經成爲過去的陳跡，埋葬在永久的遺忘裏了。讓他過來見我吧，他現在是一個不相識者，不是一個罪人，告訴他，這就是我的意旨。

近侍 是，陛下。（下）

王 他對於你的女兒怎麼說？你跟他說起過這回事嗎？

拉 他說一切都要聽候陛下的旨意。

王 那麼我們可以作成這一頭婚事了。我已經接到幾封信，對他都是備極揄揚。

〔貝特蘭上。〕

拉 他今天打扮得果然英俊不凡。

王 我的心情是變化無常的天氣，你在我身上，可以同時看到溫煦的日光和無情的霜霰；可是當太陽大放光明的時候，蔽天的陰雲是會掃蕩一空的。你近前來吧，現在又是晴天了。

貝 小臣罪該萬死，請陛下原諒。

王 已往不咎，從前的種種，以後不用再提了，讓我們還是迎頭抓住眼前的片刻吧。我老了，時間的無聲的脚步，是不會因為我還有许多事情需要處理而稍停片刻的。你記得這位大臣的女兒嗎？

貝 陛下，她在我腦中留着極好的印象。當我第一眼看見她的時候，我就鍾情於她；可是我的含情欲吐的舌頭還沒有敢大膽傾述我的中心的愛慕，存在於我心裏的另一個記憶卻使我對她感到輕蔑。我想起我那受盡世人贊美而我自己直到她死後纔覺得她可愛的亡妻，便覺得任何女子的臉貌都不及她的齊整秀麗，任何女子的膚色都不及她的自然勻稱，任何女子的身裁都不及她的修短合度；她成爲我眼中的翳障，遮掩了其餘女子的美點。

王 你給自己辯護得很好；你對她還有這麼一些情誼，也可以略略抵銷你這一筆負心的債了。可是來得太遲了的愛情，就像已經執行死刑以後方纔送到的赦狀，不論如何後悔，都沒有法子再挽回了。我們的粗心的錯誤，往往不知看重我們自己所有的可貴的事物，直至喪失了它們以後，方始認識它們的真價。我們的無理的憎嫌，往往

傷害了我們的朋友，然後再在他們的墳墓之前椎胸哀泣。我們讓整個白晝在憎恨中昏睡過去，而當我們清醒轉來以後，再讓我們的愛情因為看見已經鑄成的錯誤而慟哭。溫柔的海倫是這樣地死了，我們現在把她忘記了吧。把你的定情禮物送去給美麗的穆玳琳吧；兩家的家長都已彼此同意，我們現在正在等着參加我們這位喪偶郎君的再婚典禮呢。

夫人 天啊，求你祝福這一次婚姻比上一次美滿！

拉 來，賢婿。從今以後，我的一份家業也是歸併給你的了，請你快快拿出一點什麼東西來，讓我的女兒高興高興，好叫她快樂兒來。（貝取指環與拉）噯，我還記得最後一次我在宮廷裏和已故的海倫告別的時候，我也看見她的手指上有這樣一個指環。

貝 這不是她的。

王 請你讓我看一看；我剛纔在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這個指環了。——這是我的；我把它送給海倫的時候，曾經對她說過，要是她有什麼為難的事，憑着這個指環，我就可以給她幫助。你居然會用詭計把她這隨身的至寶奪了下來嗎？

貝 陛下，您一定是看錯了，這指環從來不會到過她的手上。

夫人 兒呀，我可以用我的生命為誓，我的確曾經看見她戴着這指環，她把它當作生命一樣重視。

拉 我也可以確確實實地說我看見她戴過它。

貝 大人，您弄錯了，她從來不會看見過這個指環。它是從佛羅倫斯一家人家的窗戶裏丟出來給我的，包着它的一張紙上還寫着丟擲這指環的人的名字。她是一位名門閨秀，她以為我受了這指環，等於默許了她的婚約；可是

我自忖自己是一個有婦之夫，不敢妄邀非分，所以坦白地告訴了她，我不能接受她的好意；她知道事情無望，也就死下心來，可是一定不肯收回這個指環。

王 我難道不認識自己的東西嗎？不管你從那一個人手裏得到它，它是我的，也是海倫的。快給我招認出來，你用怎樣的暴力從她手裏把它奪來。她曾經指着神聖的名字爲證，發誓她決不讓它離開她的手指，祇有當她遭到極大不幸的時候，她纔會把它送給我，或者當你和她的時候，她可以把它交給你，可是你從來不會和她同過枕席。

貝 她從來不會見過這指環。

王 你還要胡說，你以爲我是在說謊話嗎？你使我心裏起了一種不敢想起的可怕的推測。要是你竟會這樣忍心害理——這樣的事情是不見得會有，可是我不敢斷定；她是你痛恨的人，現在她死了；我看見了這指環，無論如何覺得其中事有可疑，除非我親自在她旁邊看她死去，我的疑慮是不會消釋的。把他押起來。（衛士捉貝）我太大意了，不會注意到這一點。抓他下去！我們必須把事情考問一個水落石出。

貝 您要是能够證明這指環曾經屬她所有，那麼您也可以證明我曾經在佛羅倫斯和她睡在一個牀上，可是她從來不會到過佛羅倫斯。（衛士押下）

王 我心中充滿了可怖的思想。

〔第一場中之朝士上。〕

朝士 請陛下恕小臣冒昧，小臣在路上遇見一個佛羅倫斯婦人，要向陛下呈上一張狀紙，因爲趕不上陛下大駕，要我代她收下轉呈御目。小臣因爲看這個告狀的婦人舉止溫文，言辭優雅，聽她說來，好像她的事情非常重要，而

且和陛下也有幾分關係，所以大膽答應了她。她本人大概也就可以到了。

王 「告狀人黛安那卡必來脫，呈為被誘失身，懇祈昭雪事。竊告狀人前在佛羅倫斯因遭被告羅西昂伯爵甘言引誘，允於其妻去世後娶告狀人為妻，告狀人一時不察，誤受其愚，遂致失身。今被告已成錄夫，理應踐履前約，庶告狀人終身有託，乃竟意圖遺棄，不別而行。告狀人迫不獲已，唯有追蹤前來貴國，叩關鳴冤，伏希王上陛下俯察下情，主持公道，拯弱質於顛危，示淫邪以儆惕，實為德便。」

拉 我寧願在市場上買一個女婿，把這一個搖着鈴出賣給人家。

王 拉敷，這是上天有心照顧你，纔有這一場發現。把這些告狀的人找來，快去再把那伯爵帶過來。（朝士及若干侍從下）夫人，我怕海倫是死於非命的。

夫人 但願幹這樣事的人都逃不了國法的制裁！

〔衛士押貝特蘭上。〕

王 伯爵，我可不懂，既然在你看來，妻子就像妖怪一樣可怕，你因為不願做丈夫，寧可遠奔異國，那麼你何必又想跟人家結婚呢？

〔朝士率寡婦及黛安那重上。〕

王 那個婦人是誰？

黛 稟陛下，我是一個不幸的佛羅倫斯女子，舊家卡必來脫的後裔；我想陛下已經知道我來此告狀的目的了，請陛下量情公斷，給我作主。

寡婦 陛下，我是她的母親。我活到這一把年紀，想不到還要出頭露面，受盡羞辱，要是陛下不給我們作主，那麼我的

名譽固然要從此掃地，我這風燭殘年，也怕就要不保了。

王 過來，伯爵，你認識這兩個婦人嗎？

貝 陛下，我不能否認，也不願否認我認識她們；她們還控訴我些什麼？

黛 你不認識你的妻子了嗎？

貝 陛下，她不是我的什麼妻子。

黛 你要是跟人家結婚，必須用這一隻手表示你的誠意，而這一隻手是已經屬於我的了；你必須對天立誓，而那些誓也是已經屬於我的了。憑着我們兩人的深盟密誓，我已經與你成爲一體，誰要是跟你結婚，就必須同時跟我結婚，因爲我也是你的一部分。

拉 (向貝) 你的名譽太壞了，配不上我的女兒，你不配做她的丈夫。

貝 陛下，這是一個癡心狂妄的女子，我以前不過跟她開過一些頑笑；請陛下相信我的人格，我還不致於墮落到這樣一個地步。

王 你的行爲要是不能使人相信，我怎麼能相信你的人格呢？你還是先證明一下你的人格的高尚吧。

黛 陛下，請您叫他宣誓回答，我的貞操是不是他破壞的？

王 你怎麼回答她？

貝 陛下，她太無恥了，她是軍營裏一個人盡可夫的娼妓。

黛 陛下，他冤枉了我；我倘然是這樣一個人，他就可以用普通的價錢買到我的身體。不要相信他。瞧這指環吧！這是一件稀有的貴重的寶物，可是他卻會毫不在意地丟給一個軍營裏人盡可夫的娼妓！

夫人。他在臉紅了，果然是的；這指環是我們家裏六世相傳的寶物。這女人果然是他的妻子，這指環便是一千個證據。

王 你說你看見這裏有一個人，可以爲你作證嗎？

黛 是的，陛下，可是他是個壞人，我很不願意提出這樣一個人來；他的名字叫巴洛。

拉 我今天看見過那個人，如果他也可以算是個人的話。

王 去把這人找來。（一侍從下）

貝 叫他來幹麼呢？誰都知道他是一個無恥之尤的小人，什麼壞事他都做得，講一句老實話就會不舒服。難道隨着

他的信口胡說，就可以斷定我的爲人嗎？

王 你的指環在她手上，這可是抵賴不了的。

貝 我想這是事實，我的確曾經歡喜過她，也曾經和她發生過一段纏綿，年青人愛好風流，這些逢場作戲的事實是免不了。她知道與我身分懸殊，有心誘我上鉤，故意裝出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氣來激動我。因爲在戀愛過程中的一切障礙，都是以挑起更大的情熱的。憑着她的層出不窮的手段和迷人的嬌態，她終於把我征服了。她得到了我的指環，我向她換到的，卻是出普通市價都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黛 我必須耐住我的怒氣。你會拋棄你從前那位高貴的夫人，當然像我這樣的女人，更不值得你一顧，玩够了就可以丟了。可是我還要請求你一件事，你既然是這樣一個薄情無義的男人，我也情願失去你這樣一個丈夫，叫我去把你的指環拿來還給我，讓我帶回家去；你給我的指環我也可以還你。

貝 我沒有什麼指環。

王 你的指環是什麼樣子的？

黛 陛下，就跟您手指上的那個差不多。

王 你認識這個指環嗎？它剛纔還是他的。

黛 這就是他在我牀上的時候我給他的那一個。

王 那麼說你從窗口把它丟下去給他的話，完全是假的了。

黛 我說的句句都是真話。

【侍從率巴洛重上。

貝 陛下，我承認這指環是她的。

王 你太會躲閃了，好像見了一根羽毛的影子都會嚇了一跳似的。這就是你說起的那個人嗎？

黛 是，陛下。

王 來，老老實實告訴我，你知道你的主人和這個婦人有什麼關係？儘管照你所知道的說來，不用害怕你的主人，我不會讓他碰着你的。

巴 稟陛下，我的主人是一位規規矩矩的紳士，有時他也有點兒不大老實，可是那也是紳士們所免不了的。

王 來，別說廢話，他愛這個婦人嗎？

巴 不瞞陛下說，他是愛過她；可是——

王 可是什麼？

巴 陛下，他愛她就像紳士們愛着女人一樣。

王 這是怎麼說的？

巴 陛下，他愛她，但是他愛不愛她。

王 你是個混蛋，但是你不是個混蛋。這傢伙怎麼說話這樣莫明其妙？

巴 我是個苦人兒，一切聽候陛下的命令。

拉 陛下，他祇會打鼓，不會說話。

黛 你知道他答應娶我嗎？

巴 不說假話，我有許多事情心裏明白，可是嘴上卻不便說。

王 你不願意說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嗎？

巴 陛下要我說，我就說，我的確替他們兩人作過媒；而且他真是愛她，簡直愛到發了瘋，什麼魔鬼呀，地獄呀，還有什麼什麼，這一類話他都說過；那個時候他們把我當作心腹看待，所以我知道他們在一起睡過覺，還有其餘的花樣兒，例如答應娶她哪，還有什麼什麼哪，這些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出來，所以我想我還是不要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說了出來的好。

王 你已經把一切都說了出來了，除非你還能夠說他們已經結了婚，你這證人做得太好了，站在一旁——你說這指環是你的嗎？

黛 是，陛下。

王 你從什麼地方買來的？還是誰給你的？

黛 那不是人家給我，也不是我去買來的。

王 那麼是誰借給你的？

黛 也不是人家借給我的。

王 那麼你在什麼地方拾來的？

黛 我也沒有在什麼地方拾來。

王 不是買來，又不是人家送給你，又不是人家借給你，又不是在地上拾來，那麼它怎麼會到你手裏，你怎麼會把它給了他呢？

黛 我從來沒有把它給過他。

拉 陛下，這女人的一條舌頭翻來覆去，就像一隻可以隨便脫下套上的寬手套一樣。

王 這指環是我的，我曾經把它賜給他的前妻。

黛 它也許是陛下的，也許是她的，我可不知道。

王 把她帶下去，我不喜歡這個女子。把她關在監牢裏，把他也一起帶下去。你要是不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得到這個指環，我就把你立刻處死。

黛 我永遠不告訴你。

王 把她帶下去。

黛 陛下，請您讓我交保吧。

王 我現在知道你也並不是好東西。那麼你究竟為什麼要控訴他呢？

黛 因為他有罪，但是他沒有罪。他知道我已經不是處女，他會發誓說我不是處女；可是我可以發誓我是一個處女。

這是他所不知道的。陛下，我願意以我的生命爲誓，我並不是一個娼妓，我的身體是清白的。她越說越不像話了；把她帶下監牢裏去。

黛 媽，你給我去找那個保人來吧。（寡婦下）且慢，陛下，我已經叫他去我那指環的原主人來了，他可以做我的保人的。至於這位貴人，他雖然不會害了我，他自己心裏是知道他做過什麼對不起我的事的，現在我且放過了他吧。他知道他曾經沾污過我的枕席，就在那個時候，他的妻子跟他有了身孕，她雖然已經死去，卻能够覺得她的孩子在腹中跳動。你們要是不懂得這個生生死死的啞謎，那麼且看解啞謎的人來了。

〔寡婦偕海倫那重上。〕

王 我的眼睛花了嗎？我看見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海 不，陛下，您所看見的只是一個妻子的影子，但有虛名，並無實際。

貝 虛名也有，實際也有。啊，原諒我吧！

海 我的好夫君！當我冒充着這位姑娘的時候，我覺得您真是溫柔體貼，無微不至。這是您的指環；瞧，這兒還有您的信，它說：「汝倘能得余永不丟手之指環，且能腹孕一子，確爲余之骨肉者，始可稱余爲夫。」現在這兩件事情我都做到了，您願意做我的丈夫嗎？

貝 陛下，她要是能够把這回事情向我解釋明白，我願意永遠永遠愛着她。

海 要是我不能把這回事情解釋明白，要是我的話與事實不符，我們可以從此勞燕分飛，人天永別啊！我的親愛的媽，想不到今生還能够看見您！

拉 我的眼睛裏酸溜溜的，真的要哭起來了。（向巴）朋友，借塊手帕兒給我，謝謝你。等會兒你跟我回去吧，你可以

王

給我解解悶兒。算了，別打拱作揖了，我討厭你這個鬼腔調兒。

讓我們聽一聽這故事的始終本末，叫大家高興高興。（向黛）你倘然果真是一朵未經攀折的鮮花，那麼你也自己選一個丈夫吧，我願意送一份嫁奩給你；因為我可以猜到多虧你的好心的幫助，這一雙怨偶纔會變成佳偶，你自己也保全了清白。這一切詳細的經過情形，等着我們慢慢兒再談吧。正是團圓喜今夕，艱苦願終償，不歷辛酸味，奚來齒頰香。（喇叭奏花腔，衆下）

收場詩（飾國王者同觀衆致辭）

袍笏登場本是虛，王侯卿相總堪嗤，
但能博得周郎顧，便是功程圓滿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040B

